

讀史兵略

讀史兵略卷三十四

益陽胡林翼纂

通鑑

代宗廣德元年 春正月史朝義屢出戰皆敗田承嗣說朝義令親往幽州發兵還救莫州承嗣自請畱守莫州朝義從之選精騎五千自北門犯圍而出朝義既出承嗣卽以城降送朝義母妻子於官軍於是僕固瑒侯希逸薛兼訓等帥眾三萬追之及於歸義與戰朝義敗走時朝義范陽節度使李懷仙已因中使賂奉仙請降遣兵馬使李抱忠將兵三千鎮范陽縣朝義至范陽不得入官軍將至朝義遣人諭抱忠以大軍畱莫州輕騎來發兵救援之意因責以君臣之義抱忠對曰天不祚燕唐室復興今旣歸唐矣豈可更爲反覆獨不愧三軍耶大丈夫恥以

詭計相圖願早擇去就以謀自全且田承嗣必已叛矣不然官

軍何以得至此朝義大懼曰吾朝來未食獨不能以一餐相餉

乎抱忠乃令人設食於城東於是范陽人在朝義麾下者並拜

辭而去朝義涕泣而已獨與胡騎數百既食而去東奔廣陽廣

陽不受欲北入奚契丹至溫泉柵李懷仙遣兵追及之朝義窮

蹙益於林中懷仙取其首以獻僕固懷恩與諸軍皆還甲辰朝

義首至京師歸義今雄縣范陽縣今涿州廣陽今良鄉縣溫泉柵在今樂亭縣僕固懷恩之功固不在李郭下

以史朝義降將薛嵩爲相衛邢洛貝磁六州節度使田承嗣爲

魏博德滄瀛五州都防禦使李懷仙仍故地爲幽州盧龍節度

使時河北諸州皆已降嵩等迎僕固懷恩拜於馬首乞行圓自

効懷恩亦恐賊平寵衰故奏畱嵩等及李寶臣分帥河北自爲

黨援朝廷亦厭苦兵革苟冀無事因而授之胡氏曰河北藩鎮自此強倣不可制

矣

回紇登里可汗歸國其部眾所過抄掠廩給小不如意輒殺人無所忌憚陳鄭澤潞節度使李抱玉欲遣官屬置頓人人辭憚趙城尉馬燧獨請行比回紇將至燧先遣人賂其渠帥約毋暴掠帥遣之旗曰有犯令者君自戮之燧頂死囚爲左右小有違令立斬之回紇相顧失色涉其境者皆拱手遵約束抱玉奇之燧因說抱玉曰燧與回紇言頗得其情僕固懷恩恃功驕蹇其子瑒好勇而輕今內樹四帥胡氏曰四帥謂出承嗣李寶臣李懷仙薛嵩外交回紇必有窺河東澤潞之志宜深備之抱玉然之

郭子儀數上言吐蕃党項不可忽宜早爲之備

胡氏曰不能用郭子儀之言爲

二虜入京師張本

六月以魏博都防禦使田承嗣爲節度使承嗣舉管內戶口壯

者皆籍爲兵惟使老弱者耕稼數年閒有眾十萬又選其驍健

者萬人自衛謂之牙兵

胡氏曰魏牙兵始此迄於梁唐魏以之強亦以之亡

秋七月吐蕃入大震關陷蘭廓河鄯洮岷秦成渭等州盡取河

西隴右之地唐自武德以來開拓邊境地連西域皆置都督府

州縣開元中置朔方隴右河西安西北庭諸節度使以統之歲

發山東丁壯爲戍卒繒帛爲軍資開屯田供糗糧設監牧畜馬

牛軍城戍邏萬里相望及安祿山反邊兵精銳者皆徵發入援

謂之行營所畱兵單弱胡虜稍蠶食之數年閒西北數十州相

繼淪沒自鳳翔以西邠州以北皆爲左衽矣

胡氏曰史言唐所以失河隴按大震

關在隴州邠州在西甯府南西甯卽邠州

謂今登昌府成今成縣餘俱今府州名吐蕃之入寇也邊將告急程元振皆不以聞冬十月吐蕃寇涇

州刺史高暉以城降之遂爲之鄉導引吐蕃深入過邠州上始

聞之辛未寇奉天武功京師震駭詔以雍王适爲關內元帥郭  
子儀爲副元帥出鎮咸陽以禦之子儀閑廢日久部曲離散至  
是召募得二十騎而行至咸陽吐蕃帥吐谷渾党項氏羌二十  
餘萬眾彌漫數十里已自司竹園度渭循山而東子儀使判官  
中書舍人王延昌入奏請益兵程元振過之竟不召見癸酉渭  
北行營兵馬使呂月將將精卒二千破吐蕃於熬屋之西乙亥  
吐蕃寇熬屋月將復與力戰兵盡爲虜所擒上方治兵而吐蕃  
已度便橋倉猝不知所爲丙子出幸陝州官吏藏竄六軍逃散  
郭子儀聞之遽自咸陽歸長安比至車駕已去上纔出苑門度  
澧水射生將王獻忠擁四百騎叛還長安脅豐王珙等十王西  
迎吐蕃遇子儀於開遠門內子儀叱之獻忠下馬謂子儀曰今  
主上東遷社稷無主令公身爲元帥廢立在一言耳子儀未應

珙越次言曰公何不言子儀責讓之以兵援送行在丁丑車駕至華州官吏奔散無復供擬扈從將士不免凍餒會觀軍容使魚朝恩將神策軍自陝來迎上乃幸朝恩營豐王珙見上於潼關上不之責退至幕中有不遜語羣臣奏議誅之乃賜死戊寅吐蕃入長安高暉與吐蕃大將馬重英等立故邠王守禮之孫承宏爲帝改元置百官以前翰林學士于可封等爲相吐蕃剽掠府庫市里焚燬舍長安中蕭然一空苗晉卿病臥家遣人與人迫脅之晉卿閉口不言虜不敢殺於是六軍散者所在剽掠士民避亂皆入山谷辛巳上至陝百官稍有至者郭子儀引三十騎自御宿川循山而東謂王延昌曰六軍將士逃潰者多在商州今速往收之并發武關防兵數日聞北出藍田以向長安吐蕃必遁過藍田遇元帥都虞候臧希讓鳳翔節度使高昇得

兵近千。人子儀與延昌謀曰：「潰兵至商州，官吏必逃匿而人亂，使延昌自直徑入商州，撫諭之。」諸將方縱兵暴掠，聞子儀至，皆大喜，聽命。子儀恐吐蕃逼乘輿，畱軍七盤三日，乃行。比至商州，行收兵，并武關防兵合四千人。軍勢稍振，子儀乃泣諭將士，以共雪國恥。取長安，皆感激受約束。子儀請太子賓客第五琦爲糧料使，給軍食。上賜子儀詔，恐吐蕃東出潼關，徵子儀詣行在。子儀表稱：「臣不收京城，無以見陛下。若出兵藍田，虜必不敢東。」向上許之。鄜延節度判官段秀實說節度使白孝德引兵赴難。孝德卽日大舉南趣京畿，與蒲陝商華合勢進擊吐蕃。旣立廣武王承宏欲掠城中士女百工，整眾歸國。子儀使左羽林大將軍長孫全緒將二百騎出藍田觀虜勢，令第五琦攝京兆尹與之偕行。又令寶應軍使張知節將兵繼之。全緒至韓公堆，晝則



擊鼓張旗幟夜則多然火以疑吐蕃前光祿卿殷仲卿聚眾近千人保藍田與全緒相表裏帥二百餘騎直度澧水吐蕃懼百姓又給之曰郭令公自商州將大軍不知其數至矣虜以爲然稍稍引軍去全緒又使射生將王甫入城陰結少年數百夜擊鼓大呼於朱雀街吐蕃惶駭庚寅悉眾遁去高暉聞之帥麾下三百餘騎東走至潼關守將李日越擒而殺之王甫自稱京兆尹聚眾二千餘人署置官屬橫暴長安中十一月壬寅郭子儀至澧水西甫按兵不出或謂子儀城不可入子儀不聽引三十騎徐進使人傳呼召甫甫失據出迎拜伏子儀斬之其兵盡散白孝德與邠甯節度使張蘊琦將兵屯畿縣子儀召之入城京畿遂安

奉天今乾州司竹監在藍屋縣便橋在咸陽縣西渭橋也澧水在長安東開遠門長安西門御宿川在長安城南七盤在商州東廊坊丹延節度統今邠州中部宜川延安也蒲陝商華皆今府州名資應軍卽射生手漢唐明人之重宦官

猶今士大夫之重家丁溺於官氣者不察爾

吐蕃還至鳳翔節度使孫志直閉城拒守吐蕃圍之數日鎮西節度使馬璘聞車駕幸陝將精騎千餘自河西入赴難轉鬪至鳳翔值吐蕃圍城璘帥眾持滿外向突入城中不解甲背城出戰單騎先士卒奮擊俘斬千計而歸明日虜復逼城請戰璘開懸門以待之胡氏曰杜預曰懸門施於內城門按今邊城之門下窺至則下之以塞虜引退曰此將軍不惜死宜避之遂去居門以爲重開之固虜引退曰此將軍不惜死宜避之遂去居於原會成渭之地會州會甯郡在今中衛縣南

二年春正月遣檢校刑部尙書顏真卿宣慰朔方行營上之在陝也顏真卿請奉詔召僕固懷恩上不許至是上命真卿說諭懷恩入朝對曰陛下在陝臣往以忠義責之使之赴難彼猶有可來之理今陛下還宮彼進不成勤王退不能釋眾召之庸

肯至乎且言懷恩反者獨辛雲京駱奉仙李抱玉魚朝恩四人耳自餘羣臣皆言其枉陛下不若以郭子儀代懷恩可不戰而服也時汾州別駕李抱真抱玉之從父弟也知懷恩有異志脫身歸京師上方以懷恩爲憂召見抱真問計對曰此不足憂也朔方將士思郭子儀如子弟之思父兄懷恩欺其眾云郭子儀已爲魚朝恩所殺眾信之故爲其用耳陛下誠以子儀領朔方彼皆不召而來耳上然之

僕因懷恩既不爲朝廷所用遂與河東都將李勣誠潛謀取太原辛雲京覺之殺勣誠乘城設備懷恩使其子勣將兵攻之雲京出與戰勣大敗而還遂引兵圍榆次上謂郭子儀曰懷恩父子負朕實深聞朔方將士思公如枯旱之望雨公爲朕鎮撫河東汾上之師必不爲變戊午以子儀爲關內河東副元帥河中

節度等使懷恩將士聞之皆曰吾輩從懷恩爲不義何面目見

汾陽王

榆次在太原東南六十里在祁縣東北約百二十里

以郭子儀爲朔方節度大使二月子儀至河中雲南子弟萬人  
戍河中將貪卒暴爲一府患子儀斬十四人杖三十人府中遂  
安

僕固瑒圍榆次旬餘不拔遣使急發祁縣兵李光逸盡與之士  
卒未食行不能前十將白玉焦暉以鳴鏑射其後者軍士曰將  
軍何乃射人玉曰今從人反終不免死死一也射之何傷至榆  
次瑒責其遲胡人曰我乘馬乃漢卒不行耳瑒捶漢卒卒皆怨  
怒曰節度使黨胡人其夕焦暉白玉率眾攻瑒殺之僕固懷恩  
聞之入告其母母曰吾語汝勿反國家待汝不薄今眾心旣變  
禍必及我將如之何懷恩不對再拜而出母提刀逐之曰吾爲

國家殺此賊取其心以謝三軍懷恩疾走得免遂與麾下三百  
度河北走時朔方將渾釋之守靈州懷恩檄至云全軍歸鎮釋  
之曰不然此必眾潰矣將拒之其甥張韶曰彼或翻然改圖以  
眾歸鎮何可不納也釋之疑未決懷恩行速先候者而至釋之  
不得已納之張韶以其謀告懷恩懷恩以韶爲閒殺釋之而收  
其軍胡氏曰史言渾釋之使韶主之既而曰釋之舅也彼尙負  
之安有忠於我哉他日以事杖之折其脛寘於彌戔城而死都  
虞候張維嶽在沁州聞懷恩去乘傳至汾州撫定其眾殺焦暉  
白玉而竊其功以告郭子儀子儀使牙官盧諒至汾州維嶽賂  
諒使實其言子儀奏維嶽獲瑒傳首詣闕羣臣入賀上慘然不  
悅曰朕信不及人致勳臣顛越深用爲愧又何賀焉命輶懷恩  
母至長安給侍優厚月餘以壽終以禮葬之功臣皆感歎戊寅

郭子儀如汾州懷恩之眾悉歸之咸鼓舞涕泣喜其來而悲其

晚也

胡氏曰卒如顏真卿李抱真之言

子儀知盧諒之詐杖殺之上以李抱真

言有驗遷殿中少監

祁沁汾皆今州縣名彌義城在靈州

三月党項寇同州郭子儀使開府儀同三司李國臣擊之曰虜得閒則出掠官軍至則逃入山宜使羸師居前以誘之勁騎居後以覆之國臣與戰於澄城北大破之斬首捕虜千餘人

澄城縣在

同州府北百里

郭子儀以安史昔據洛陽故諸道置節度使以制其要衝今大盜已平而所在聚兵耗蠹百姓表請罷之仍自河中爲始六月勅罷河中節度及羅德軍子儀復請罷關內副元帥不許

河南副元帥臨淮王李光弼治軍嚴整指顧號令諸將莫敢仰視謀定而後戰能以少制眾與郭子儀齊名及在徐州擁兵不

朝諸將田神功等不復稟畏胡氏曰李光弼處危疑之地其迹若無君者而諸將亦不復稟畏光弼節義天下之光弼愧恨成疾秋七月已酉卒  
大義非虛語也  
名自終  
光弼不能以功

八月郭子儀自河中入朝會涇原奏僕固懷恩引回紇吐蕃十萬眾將入寇京師震駭詔子儀帥諸將出鎮奉天上召問方略對曰懷恩無能爲也上曰何故對曰懷恩勇而少恩士心不附所以能入寇者因思歸之士耳懷恩本臣偏裨其麾下皆臣部曲必不忍以鋒刃相向以此知其無能爲也辛巳子儀發赴奉天奉天今乾州在長安西北百五十里

河中尹兼節度副使崔寓發鎮兵西禦吐蕃爲法不一九月丙申鎮兵作亂掠官府及居民終夕乃定

僕固懷恩前軍至宜祿郭子儀使右兵馬使李國臣將兵爲郭

晞後繼邠甯節度使白孝德敗吐蕃於宜祿冬十月懷恩引回  
紇吐蕃至邠州白孝德郭晞閉城拒守懷恩與回紇吐蕃進逼  
奉天京師戒嚴諸將請戰郭子儀不許曰虜深入吾地利於速  
戰吾堅壁以待之彼以吾爲怯必不戒乃可破也若遽戰而不  
利則眾心離矣敢言戰者斬辛未夜子儀出陳於乾陵之南壬  
申未明虜眾大至虜始以子儀爲無備欲襲之忽見大軍驚愕  
遂不戰而退子儀使裨將李懷光等將五千騎追虜至麻亭而  
還虜至邠州丁丑攻之不克乙酉虜涉涇而遁懷恩之南寇也  
河西節度使楊志烈發卒五千討監軍柏文達曰河西銳卒盡  
於此矣君將之以攻靈武則懷恩有返顧之慮此亦救京師之  
一奇也文達遂將眾擊摧砂堡靈武縣皆下之進攻靈州懷恩  
聞之自永壽還歸使蕃渾二千騎夜襲文達大破之士卒死者



殆半文達將餘眾歸涼州哭而入志烈迎之曰此行有安京室

之功卒死何傷士卒怨其言未幾吐蕃圍涼州士卒不爲用志

烈奔甘州爲沙陀所殺

宜祿今長武縣邠州在其東南八十里唐高宗乾陵在乾州西北又西北則麻

亭又西北則邠州涇水在其北

靈武縣今靈州南永壽縣屬乾州京州甘州皆今府

十一月丁未郭子儀自行營入朝郭晞在邠州縱士卒爲暴節

度使白孝德患之以子儀故不敢言涇州刺史段秀實自請補

都虞候孝德從之既署一月晞軍士十七人入市取酒以刃刺

酒翁壞釀器秀實列卒取十七人首注漿上植市門晞一營大

譟盡甲孝德震恐召秀實曰奈何秀實曰無傷也請往解之孝

德使數十人從行秀實盡辭去選老健者一人持馬至晞門下

甲者出秀實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

愕因諭曰常侍負若屬邪副元帥負若屬耶奈何欲以亂敗郭

氏啼出秀實讓之曰副元帥勅塞天地當念始終今常侍忝卒  
爲暴行且致亂亂則罪及副元帥亂由常侍出然則郭氏功名  
其存者幾何言未畢啼再拜曰公幸教啼以道恩甚大敢不從  
命願叱左右皆解甲散還火伍中敢譁者死秀實因畱宿軍中  
晞通夕不解衣戒候卒擊柝衛秀實旦俱至孝德所謝不能請  
改邠州山是無患

邠州西至涇州百一十里

永泰元年 春正月加陳鄭澤潞節度使李抱玉鳳翔隴右節  
度使以其從弟殿中少監抱真爲澤潞節度副使抱真以山東  
有變上黨爲兵衝而荒亂之餘土瘠民困無以贍軍乃籍民每  
三丁選一壯者免其租徭給弓矢使農隙習射歲暮都試行其  
賞罰比三年得精兵二萬旣不費廩給府庫充實遂雄視山東  
由是天下稱澤潞步兵爲諸道最

兵單餽糈救餒之術莫善於此

三月壬辰朔命左僕射裴冕右僕射郭英乂等文武之臣十三人於集賢殿待制左拾遺洛陽獨孤及上疏曰陛下召冕等待制以備詢問此五帝盛德也頃者陛下雖容其直而不錄其言有容下之名無聽諫之實遂使諫者稍稍鉗口飽食相招爲祿仕此忠鯁之人所以竊歎而臣亦恥之今師興不息十年矣人之生產空於杼軸擁兵者第館亘街陌奴婢厭酒肉而貧人羸餓就役剝膚及髓長安城中白晝椎剽吏不敢詰官亂職廢將情卒暴百揆墮刺如沸粥紛麻民不敢訴於有司有司不敢聞於陛下茹毒飲痛窮而無告陛下不以此時思所以救之之術臣實懼焉今天下惟朔方隴西有吐蕃僕固之虞邠涇鳳翔之兵足以當之矣自此而往東泊海南至番禺西盡巴蜀無鼠竊之盜而兵不爲解傾天下之貨竭天下之穀以給不用之軍臣

不知其故假令居安思危自可扼要害之地俾置屯禦悉休其餘以糧儲屏屢之資充疲人貢賦歲可減國租之半陛下豈可持疑於改作使率土之患日甚一日乎上不能用

吐蕃遣使請和詔元載杜鴻漸與盟於興唐寺上問郭子儀吐

蕃請盟何如對曰吐蕃利我不虞若不虞而來國不可守矣乃

相繼遣河中丘成奉天又遣兵巡涇原以覘之

興唐寺在朱雀街東第四坊南

平盧節度使侯希逸鎮淄青好遊敗營塔寺軍州苦之兵馬使

李懷玉得眾心希逸忌之因事解其軍職希逸與巫宿於城外

軍士閉門不納奉懷玉爲帥希逸奔滑州上表待罪詔赦之召

還京師秋七月壬辰以鄭王邕爲平盧淄青節度大使以懷玉

知畱後賜名正已時成德節度使李寶臣魏博節度使田承嗣

相衛節度使薛嵩盧龍節度使李懷仙收安史餘黨各擁勁卒

數萬治兵完城自署文武將吏不供貢賦與山南東道節度使  
梁崇義及正己皆結爲昏姻互相表裏朝廷專事姑息不能復  
制雖名藩臣羈縻而已胡氏曰史因李正己逐侯希逸究言藩  
平盧既陷故淄青兼其號統淄今淄川縣青今青州府齊今濟  
南府沂今沂州府密今諸城縣海今海州六州之地山南東道  
治襄陽此著  
藩鎮之害

九月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吐谷渾党項奴刺數十萬眾俱入  
寇令吐蕃大將尙結悉贊摩馬重英等自北道趣奉天党項帥  
任敷鄭庭郝德等自東道趣同州吐谷渾奴刺之眾自西道趣  
懿屋回紇繼吐蕃之後懷恩又以朔方兵繼之郭子儀使行軍  
司馬趙復入奏曰虜皆騎兵其來如飛不可易也請使諸道節  
度使鳳翔李抱玉滑濮李光庭邠甯白孝德鎮西馬璘河南郝  
庭玉淮西李忠臣各出兵以扼其衝要上從之諸道多不時出

兵李忠臣方與諸將擊毬得詔亟命治行諸將及監軍皆曰師行必擇日忠臣怒曰父母有急豈可擇日而後救邪卽日勒兵就道懷恩中途遇暴疾而歸丁酉死於鳴沙大將張韶代領其眾別將徐璜王殺之范志誠又殺璜王而領其眾懷恩拒命三年再引胡寇爲國大患上猶爲之隱前後勅制未嘗言其反及聞其死惘然曰懷恩不反爲左右所誤耳吐蕃至邠州白孝德嬰城自守甲辰上命宰相及諸司長官於西明寺行香設素饌奏樂是日吐蕃十萬眾至奉天虜始列營城帥驍騎二百衝之身先士卒虜眾披靡城挾虜將一人躍馬而還從騎無中鋒鏑者城上士卒望之勇氣始振乙巳吐蕃進攻之虜死傷甚眾數日斂眾還營城夜引兵襲之殺千餘人前後與虜戰二百餘合斬首五

千級丙午召郭子儀於河中使屯涇陽己酉命李忠臣屯東渭橋李光進屯雲陽馬璘郝庭玉屯便橋李抱玉屯鳳翔內侍賂奉仙將軍李日越屯鰲厓同華節度使周智光屯同州鄜坊節度使杜冕屯坊州上自將六軍屯苑中庚戌下制親征辛亥魚朝恩請索城中括士民私馬令城中男子皆衣阜團結爲兵城門皆塞二開一士民大駭踰垣鑿竇而逃者甚眾吏不能禁朝恩欲奉上幸河中以避吐蕃恐羣臣議論不一一旦百官入朝立班久之閣門不開朝恩忽從禁軍十餘人操白刃而出宣言吐蕃數犯郊畿車駕欲幸河中何如公卿皆錯愕不知所對有劉給事者獨出班抗聲曰勅使反邪今屯軍如雲不勦力扞寇而遽欲脅天子棄宗廟社稷而去非反而何朝恩驚沮而退事遂寢自丙午至甲寅大雨不止故虜不能進吐蕃移兵攻醴泉

党項西掠白水東侵蒲津丁巳吐蕃大掠男女數萬而去所過  
焚廬舍蹂禾稼殆盡周智光引兵邀擊破之於澄城北因逐北  
至邠州智光素與杜冕不協遂殺邠州刺史張麟阮冕家屬八  
十一人焚坊州廬舍三千餘家冬十月己未復講經於資聖寺  
吐蕃退至邠州遇回紇復相與入寇辛酉至奉天癸亥党項焚  
同州官廨民居而去丙寅回紇吐蕃合兵圍涇陽子儀命諸將  
嚴設守備而不戰及暮二虜退屯北原丁卯復至城下是時回  
紇與吐蕃聞僕固懷恩死已爭長不相睦分營而居子儀知之  
回紇在城西子儀使牙將李光瓚等往說之欲與之共擊吐蕃  
回紇不信曰郭公固在此乎汝給我耳若果在此可得見乎光  
瓚還報子儀曰今眾寡不敵難以力勝昔與回紇契約甚厚不  
若挺身往說之可不戰而下也諸將請選鐵騎五百爲衛從子



儀曰此適足爲害也郭晞扣馬諫曰彼虎狼也大人國之元帥

奈何以身爲虜餌子儀曰今戰則父子俱死而國家危往以至

誠與之言或幸而見從則四海之福也不然則身沒而家全

胡氏

曰子儀之審處利害而權其輕重者如此

以鞭擊其手曰去遂與數騎開門而出使

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其大帥合胡祿都督藥葛羅可汗

之弟也執弓注矢立於陣前子儀免冑釋甲投槍而進回紇諸

酋長相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前執藥葛羅手讓

之曰汝回紇有大功於唐唐之報汝亦不薄奈何負約深入吾

地侵逼畿縣棄前功結怨仇背恩德而助叛臣何其愚也且懷

恩叛吾棄母於汝國何有今吾挺身而來聽汝執我殺之我之

將士必致死與汝戰矣藥葛羅曰懷恩欺我言天可汗已晏駕

令公亦捐館中國無主我是以敢與之來今知天可汗在上都

令公復總兵於此懷恩又爲天所殺我曹豈肯與令公戰乎子儀因說之曰吐蕃無道乘我國有亂不顧舅甥之親吞噬我邊鄙焚蕩我畿甸其所掠之財不可勝載馬牛雜畜長數百里彌漫在野此天以賜汝也全師而繼好破敵以取富爲汝計孰便於此不可失也藥葛羅曰吾爲懷恩所誤負公誠深今請爲公盡力擊吐蕃以謝過然懷恩之子可敦兄弟也願捨之勿殺子儀許之回紇觀者爲兩翼稍前子儀麾下亦進子儀揮手卻之因取酒與其酋長共飲藥葛羅使子儀先執酒爲誓子儀酌地曰大唐天子萬歲回紇可汗亦萬歲兩國將相亦萬歲有負約者身隕陳前家族滅絕杯至藥葛羅亦酌地曰如令公誓於是諸酋長皆大喜曰曷以二巫師從軍巫言此行甚安穩不與唐戰見一大人而還今果然矣子儀遺之綵三千匹酋長分以賞

巫子儀竟與定約而還吐蕃聞之夜引兵遁去回紇遣其酋長石野那等六人入見天子藥葛羅帥眾追吐蕃子儀使白元光帥精騎與之俱癸酉戰於靈臺西原大破之殺吐蕃萬計得所掠士女四千人丙子又破之於涇州東丁丑僕固懷恩將張休藏等降辛巳詔罷親征京城解嚴

光庭當依註作光進鳴沙在靈州東渭橋在咸甯東北

雲陽今淳化縣便橋即西渭橋在咸陽縣坊州今中部縣蒲津在朝邑縣餘俱今州縣名

郭子儀以僕固名臣李建忠等皆懷恩驍將恐逃入外夷請招之名臣懷恩之姪也時在回紇營上勅并舊將有功者皆赦其罪令回紇送之壬午名臣以千餘騎來降子儀使開府儀同三司慕容休貞以書諭党項帥鄭庭郝德等皆詣鳳翔降

大厯元年 以四鎮北庭行營節度使馬璘兼邠甯節度使璘以段秀實爲三使都虞候卒有能引弓重二百四十斤者犯盜

當死璘欲生之秀實曰將有愛憎而法不一雖韓彭不能爲理  
璘善其議竟殺之璘處事或不中理秀實力爭之璘有時怒甚  
左右戰栗秀實曰秀實罪若可殺何以怒爲無罪殺人恐涉非  
道璘拂衣起秀實徐步而出良久璘置酒召秀實謝之自是軍  
州事皆咨秀實而後行璘由是在邠甯聲稱殊美

郭子儀以河中軍食常乏乃自耕百畝將校以是爲差於是士  
卒皆不勸而耕是歲河中野無曠土軍有餘糧

三年 郭子儀禁無故軍中走馬南陽夫人乳母之子犯禁都  
虞候杖殺之諸子泣訴於子儀且言都虞候之橫子儀叱遣之  
明日以事語僚佐而歎息曰子儀諸子皆奴材也不賞父之都  
虞候而惜母之乳母子非奴材而何

崔寬與楊子琳戰數不利秋七月崔甯妾任氏出家財數十萬

募兵得數千人帥以擊子琳破之子琳走崔甯入朝以弟寬爲  
琳帥精騎突入成都  
故朝廷遣甯還鎮也

八月壬戌吐蕃十萬眾寇靈武丁卯吐蕃尙贊摩二萬眾寇邠  
州京師戒嚴邠甯節度使馬璘擊破之九月壬申命郭子儀將  
兵五萬屯奉天以備吐蕃壬午朔方騎將白元光擊吐蕃破之  
壬辰元光又破吐蕃二萬眾於靈武鳳翔節度使李抱玉使右  
軍都將臨洮李晟將兵五千擊吐蕃晟曰以力則五千不足用  
以謀則太多乃將千人出大震關至臨洮屠吐蕃定秦堡焚其  
積聚虜堡帥慕容谷種而還吐蕃聞之釋靈州之圍而去戊戌  
京師解嚴大震關在隴州臨洮今  
洮州屬定秦堡在其境  
郭子儀還河中元載以吐蕃連歲入寇馬璘以四鎮兵屯邠甯  
力不能拒而郭子儀以朔方重兵鎮河中深居腹中無事之地

乃與子儀及諸將議徙璘鎮涇州而使子儀以朔方兵鎮邠州  
曰若以邊土荒殘軍費不給則以內地租稅及運金帛以助之  
諸將皆以爲然十二月己酉徙馬璘爲涇原節度使以邠甯慶  
三州隸朔方璘先往城涇州以都虞候段秀實知邠州畱後初  
四鎮北庭兵遠赴中原之難久羈旅數遷徙四鎮厯汴虢鳳翔  
北庭厯懷絳鄜然後至邠頗積勞弊及徙涇州眾皆怨誹刀斧  
兵馬使王童之謀作亂期以辛酉旦警嚴而發前夕有告之者  
秀實陽召掌漏者怒之以其失節令每更來白輒延之數刻遂  
四更而曙童之不果發秀實欲討之而亂迹未露恐軍中疑其  
冤告者又云今夕欲焚馬坊草因救火謀作亂中夕火果起秀  
實命軍中行者皆止坐者勿起各整部伍嚴守要害童之白請  
救火不許及旦捕童之及其黨八人皆斬之下令曰後徙者族

流言者刑遂徙於涇

胡氏曰史言段秀實能弭亂

平盧行軍司馬許杲將卒三千人駐濠州不去有窺淮南意淮

南節度使崔圓令副使元城張萬福攝濠州刺史杲聞卽提卒

去止當塗是歲上召萬福以爲和州刺史行營防禦使討杲萬

福至州杲懼移軍上元又北至楚州大掠淮南節度使韋元甫

命萬福追討之未至淮陰杲爲其將康自勸所逐自勸擁兵繼

掠循淮而東萬福倍道追而殺之免者什二三元甫將厚賞將

士萬福曰官健常虛費衣糧無所事

胡氏曰兵農旣分縣官費衣糧以養軍謂之官健猶

言官所養健兒也按唐六典衛士之外天下諸軍有健兒萬健

見在軍皆有年限更來往頗爲勞弊開元十五年勅以天下無

虞宜與人體息自今以後諸軍鎮量閑劇利害置兵防健兒於

諸色征行人內及客戶中召募取丁壯情願充健兒長住邊軍

者每年加常例給賜兼給承年優復其家口情願同者聽至軍

州各給田地屋宅人賴其利中外獲安承永無憂費之役此當時

言兵農已分之利而養兵今方立小功不足過賞請用三分之

之害卒不可教以至於今

一 濠州今鳳陽府當塗縣屬今太平府  
楚州今淮安府和州上元今州縣名

六年 春二月河西隴右山南西道副元帥兼澤潞山南西道

節度使李抱玉上言凡所掌之兵當自訓練今自河隴達於扶

文綿亘二千餘里撫御至難若吐蕃道岷隴俱下臣保固汧隴

則不救梁岷進兵扶文則寇逼關輔首尾不瞻進退無從願更

擇能臣委以山南使臣得專備隴坻詔許之河大河今蘭州府

扶州在文縣西文州今文縣岷岷州汧汧陽縣隴州言寇從

計寇從汧隴則由邠乾而震三輔

故西保河岷亦非計山南扶文也

嶺南蠻酋梁崇牽自稱平南十道大都統據容州與西原蠻張

侯夏永等連兵攻陷城邑前容管經略使元結等皆寄治蒼梧

經略使王翊至藤州以私財募兵不數月斬賊帥歐陽珪馳詣

廣州見節度使李勉請兵以復容州勉以爲難翊曰大夫如未



暇出兵但乞移牒諸州揚言出千兵爲援冀藉聲勢亦可成功  
勉從之翊乃與義州刺史陳仁瑾藤州刺史李曉庭等結盟討  
賊翊募得三千餘人破賊數萬眾攻容州拔之擒梁崇牽前後  
大小百餘戰盡復容州故地分命諸將襲西原蠻復鬱林等諸  
州先是番禺賊帥馮崇道桂州叛將朱濟時皆據險爲亂陷十  
餘州官軍討之連年不克李勉遣其將李觀與翊併力攻討悉  
斬之三月五嶺皆平

容州今北流縣西原蠻今慶遠鎮安諸府地蒼梧今梧州府藤州今藤縣義州在蒼

梧縣西南鬱林州今興業縣番禺縣附廣州府桂州今桂林府

是歲以尙書右丞韓滉爲戶部侍郎判度支自兵興以來所在  
賦歛無度倉庫出入無法國用虛耗滉爲人廉勤精於簿領作  
賦歛出入之法御下嚴急吏不敢欺亦值連歲豐稔邊境無寇  
自是倉庫蓄積始充

八年 春二月永平節度使令狐彰卒彰承滑毫離亂之後治  
軍勸農府廩充實時蕃鎮率皆跋扈獨彰貢賦未嘗闕歲遣兵  
三千詣京西防秋自齎糧食道路供饋皆不受所過秋毫不犯  
疾亟召掌書記高陽齊映與謀後事映勸彰請代人遣子歸私  
第彰從之遺表稱昔魚朝恩破史朝義欲掠滑州臣不聽由是  
有隙及朝恩誅值臣寢疾以是未得入朝生死愧負臣今必不  
起倉庫畜牧先已封籍軍中將士州縣官吏按堵待命伏見吏  
部尚書劉晏工部尚書李勉可委大事願速以代臣臣男建等  
今勒歸東都私第彰卒將士欲立建建誓死不從舉家西歸三  
月丙子以李勉爲永平節度使永平滑鄭二州軍名此著帥臣之節也  
冬十月靈州破吐蕃萬餘眾吐蕃眾十萬寇涇邠郭子儀遣朔  
方兵馬使渾瑊將步騎五千拒之庚申戰於宜祿瑊登黃薈原

望虜命據險布拒馬以備其馳突宿將史抗溫儒雅等意輕城不用其命城召使擊虜則已醉矣見拒馬曰野戰烏用此爲命撤之叱騎兵衝虜陳不能入而返虜躡而乘之官軍大敗士卒死者什七八居民爲吐蕃所掠千餘人甲子馬璘與吐蕃戰於鹽倉又敗璘爲虜所隔逮暮未還涇原兵馬使焦令謚等與敗卒爭門而入或勸行軍司馬段秀實乘城拒守秀實曰大帥未知所在當前擊虜豈得苟自全乎召令謚等讓之曰軍法失大將麾下皆死諸君忘其死邪令謚等惶懼拜請命秀實乃發城中兵未戰者悉出陳於東原且收散兵爲將力戰狀吐蕃畏之稍卻旣夜璘乃得還郭子儀召諸將謀曰敗軍之罪在我不在諸將然朔方兵精聞天下今爲虜敗何策可以雪恥莫對渾瑊曰敗軍之將不當復預議然願一言今日之事惟理城罪否則

再見任子儀赦其罪使將兵趣朔那虜既破官軍欲掠汧隴鹽  
州刺史李國臣曰虜乘勝必犯郊畿我犄其後虜必返顧乃引  
兵趣秦原鳴鼓而西虜聞之至百城返渾城邀之於隘盡復得  
其所掠馬璘亦出精兵襲虜輜重於潘原殺數千人虜遂遁去  
宜祿今長武縣黃萇原在縣北鹽倉在涇州西朝那在固原州  
西南秦原在清水縣百城卽百里城在靈臺縣潘原在平涼府  
東

初元載嘗爲西州刺史知河西隴右山川形勢是時吐蕃數爲  
寇賊言於上曰四鎮北庭旣治涇州無險要可守隴山高峻南  
連秦嶺北抵大河今國家西境盡潘原而吐蕃成摧沙堡原州  
居其中閒當隴山之口其西皆監牧故地草肥水美平涼在其  
東獨耕一縣可給軍食故壘尙存吐蕃乘而不居每歲盛夏吐  
蕃畜牧青海去塞甚遠若乘閒築之二旬可畢移京西軍戍原

州移郭子儀軍戍涇州爲之根本分兵守石門木峽漸開隴右  
進達安西據吐蕃腹心則朝廷可高枕矣并圖地形獻之密遣  
人出隴山商度功用會汴宋節度使田神功入朝上問之對曰  
行軍料敵宿將所難陛下奈何用一書生語欲舉國從之乎載  
尋得罪事遂寢胡氏曰爲後楊炎復議城原州張本按原州今  
西南則木峽關胡氏曰唐原州治古高平當隴道之要漢光武  
取隴右先取之始可達隄藉赫連勃勃據高平乘高以窺隴東  
嶺北始可以病姚  
興誠要害之地也

九年 郭子儀人朝上言朔方國之北門中開戰士耗散什纔  
有一今吐蕃兼河隴之地雜羌渾之眾勢强十倍願更於諸道  
各發精卒成四五萬人則制勝之道必矣

十年 三月甲午陝州軍亂逐兵馬使趙令珍觀察使李國清  
不能禁卑辭徧拜將士乃得脫去軍士大掠庫物會淮西節度

使李忠臣入朝過陝上命忠臣按之將士畏忠臣兵威不敢動忠臣設棘圍令軍士匿名投庫物一日獲萬緡盡以給其從兵爲賞

十一月嶺南節度使路嗣恭擢流人孟瑤敬冕爲將討哥舒晃瑤以大軍當其衝冕自閒道輕入丁未克廣州斬晃及其黨萬餘人嗣恭之討晃也容管經略使王翊遣將將兵助之西原賊

帥覃問乘虛襲容州翊伏兵擊擒之

容管治北流縣西原蠻今處遠鎮安等地

十一年夏五月汴宋畱後田神玉卒以都虞候李靈曜爲畱後靈曜驕慢悉以其黨爲管內八州刺史縣令欲效河北諸鎮秋八月甲申詔淮西節度使李忠臣永平節度使李勉河陽三城使馬燧討之淮南節度使陳少遊淄青節度使李正己皆進兵擊靈曜汴宋兵馬使攝節度副使李僧惠靈曜之謀主也宋

州牙門將劉昌遣僧神表潛說僧惠僧惠召問計昌爲之泣陳  
逆順僧惠乃與汴宋牙將高憑石隱金遣神表奉表詣京師請  
討靈曜九月壬戌以僧惠爲宋州刺史憑爲曹州刺史隱金爲  
鄆州刺史乙丑李忠臣馬燧軍於鄭州靈曜引兵逆戰兩軍不  
意其至退軍滎澤淮西軍士潰去者什五六鄭州士民皆驚走  
入東都忠臣將歸淮西燧固執不可日以順討逆何憂不克奈  
何自棄功名堅壁不動忠臣聞之稍收散卒數日皆集軍勢復  
振戊辰李正己奏克鄆濮二州壬申李僧惠敗靈曜兵於雍邱  
冬十月李忠臣馬燧進擊靈曜忠臣行汴南燧行汴北屢破靈  
曜兵壬寅與陳少遊前軍合與靈曜大戰於汴州城西靈曜敗  
入城固守癸卯忠臣等圍之田承嗣遣田悅將兵救靈曜敗永  
平淄青兵於匡城乘勝進軍汴州營於城北數里丙午忠臣遣

裨將李重倩將輕騎數百夜入其營縱橫貫穿斬數十人而還營中大駭忠臣燧因以大軍乘之鼓譟而入悅眾不戰而潰悅脫身北走將士死者相枕藉不可勝數靈曜聞之開門夜遁汴州平重倩本奚也丁未靈曜至韋城永平將杜如江擒之燧知忠臣暴戾以己功讓之不入汴城引軍西屯板橋忠臣入城果專其功宋州刺史李僧惠與之爭功忠臣因會擊殺之又欲殺劉昌昌遁逃得免甲寅李勉械送李靈曜至京師斬之唐節度無一定此時汴宋統入州則汴宋曹濮兗鄆徐泗今開封歸德曹州濮州兗州東平徐州泗州也治開封府淮西今汝甯光州也永平鄭州北至滑縣也河陽三城孟縣也淮南淮揚通安慶廬鳳滁和也蕪青濟南青州沂州泰安登州萊州海州也胡氏曰九域志云榮澤在鄭州西北四十五里苑邱祀縣也匡城在長垣縣韋城在滑縣板橋在開封西

十二月涇原節度使馬璘疾亟以行軍司馬段秀實知節度事付以後事秀實嚴兵以備非常丙申璘卒軍中奔哭者數千人



喧咽門屏秀實悉不聽入命押牙馬頤治喪事於內李漢惠接  
賓客於外妻妾子孫位於堂宗族位於庭將佐位於前牙士卒  
哭於營伍百姓各守其家有離立偶語於衢路輒執而囚之非  
護喪從行者無得遠送致祭拜哭皆有儀節送喪近遠皆有定  
處違者以軍法從事都虞候史廷幹兵馬使崔珍十將張景華  
謀因喪作亂秀實知之奏廷幹入宿衛徙珍屯靈臺補景華外  
職不戮一人軍府晏然胡氏曰白高仙芝喪師於大食段秀實  
之潰保河清以濟歸師在邠州誅郭晞暴橫之卒與馬璘議論  
不阿及治喪曲防周慮以安軍府最後勞勩朱泚以身殉國其  
事業風節卓然表璘家富有無算治第京師甲於勳貴中堂費  
二十萬繕他室所減無幾其子孫無行家貲尋盡胡氏曰史言  
適以爲不肖子孫之貲按處事之法周知曲折豫爲籌備而已

十二年 五月辛亥詔自都團練使外悉罷諸州團練守捉使

又令諸使非軍事要急無得擅召刺史及停其職務差人權搆  
又定諸州兵皆有常數其召募給家糧春冬衣者謂之官健差  
點土人春夏歸農秋冬追集給身糧醬菜者謂之團結自兵興  
以來州縣官俸給不一重以元載王縉隨情徇私刺史月給或  
至千緡或數十緡至是始定節度使以下至主簿尉俸祿倍多  
益寡上下有敘法制粗立

平盧節度使李正己先有淄青齊海登萊沂密德棣十州之地  
及李靈曜之亂諸道合兵攻之所得之地各爲己有正己又得  
曹濮徐兗鄆五州因自青州徙治鄆州使其子前淄州刺史納  
守青州正己用刑嚴峻所在不敢偶語然法令齊一賦均而輕  
擁兵十萬雄據東方鄰藩皆畏之是時田承嗣據魏博相衛洛  
貝澶七州李寶臣據恆易趙定深冀滄七州各擁眾五萬梁崇

義據襄鄧均房復郢六州有眾二萬相與根據蟠結雖奉事朝廷而不用其法令官衙甲兵租賦刑殺皆自專之上寬仁一聽其所爲朝廷或完一城增一兵輒有怨言以爲猜貳常爲之罷役而自於境內築壘繕兵無虛日以是雖在中國名藩臣而實如蠻貊異域焉按李正己時據山東全省及徐州海州田承嗣趙定深冀滄等州梁崇義據襄陽德安安陸

十三年 春正月回紇寇太原河東押牙泗水李自良曰回紇精銳遠來求鬪難與爭鋒不如築二壘於歸路以兵戍之虜至堅壁勿與戰彼師老自歸乃出軍乘之二壘抗其前大軍蹙其後無不捷矣畱後鮑防不從遣大將焦伯瑜等逆戰癸酉遇虜於陽曲大敗而還死者萬餘人回紇縱兵大掠二月代州都督張光晟擊破之於羊武谷乃引去上亦不問回紇入寇之故待

之如初

按羊武谷羊當作楊在嶠縣氣餒則不問而姑息

郭子儀以朔方節度副使張曩性剛率謂其以武人輕己銜之孔目官吳曜爲子儀所任因而構之子儀怒誣奏曩扇動軍眾誅之掌書記高郢力爭之子儀不聽奏貶郢猗氏丞旣而僚佐多以病求去子儀悔之悉薦之於朝曰吳曜誤我遂逐之

胡氏

言郭子儀過而能改按猗氏縣屬蒲州府

十四年三月以容管經略使王翊爲河中少尹知府事河東副元帥畱後部將凌正暴橫翊抑之正與其徒乘夜作亂翊知之故縮漏水數刻以差其期賊驚潰走擒正誅之軍府乃安五月以河陽鎮遏使馬燧爲河東節度使河東承百井之敗騎士單弱燧悉召牧馬廝役得數千人教之數月皆爲精騎造甲必爲長短三等稱其所衣以便進趨又造戰車行則載兵甲止

則爲營陳或塞險以遏奔衝器械無不精利居一年得選兵三萬辟兗州人張建封爲判官署李自良代州刺史委任之

百井在太

原北四  
十里

李正己畏上威名表獻錢三十萬緡上欲受之恐見欺卻之則無辭崔祐甫請遣使慰勞淄青將士因以正己所獻錢賜之使將士人人戴上恩又諸道聞之知朝廷不重貨財上悅從之正己大慙服天下以爲太平之治庶幾可望焉

西川節度使崔甯在蜀十餘年恃地險兵強恣爲淫侈朝廷患之而不能易至是入朝加司空兼山陵使南詔王閣羅鳳卒子鳳迦異前死孫異牟尋立冬十月丁酉朔吐蕃與南詔合兵十萬三道入寇一出茂州一出扶文一出黎雅曰吾欲取蜀以爲東府崔甯在京師所畱諸將不能禦虜連陷州縣刺史棄城走

上民竄匿山谷上憂之趣甯歸鎮甯已辭楊炎言於上曰蜀地  
富饒甯據有之朝廷失其外府十四年矣甯雖入朝全師尙守  
其後貢賦不入與無蜀同且甯本與諸將等夷因亂得位威令  
不行今雖遣之必恐無功若其有功則義不可奪是蜀地敗而  
失之勝亦不得也願陛下熟察上曰然則柰何對曰請畱甯  
朱泚所領范陽兵數千人雜禁兵往擊之何憂不克因而得內  
親兵於其腹中蜀將必不敢動然後更授他帥使千里沃壤復  
爲國有是因小害而收大利也上曰善遂畱甯初馬璘忌涇原  
都知兵馬使李晟功名遣入宿衛爲右神策都將上發禁兵四  
千人使晟將之發邠隴范陽兵五千使金吾大將軍安邑曲環  
將之以救蜀東川出兵自江油趨白圻與山南兵合擊吐蕃南  
詔破之范陽兵追及于七盤又破之遂克維茂二州李晟追擊

於大度河外又破之吐蕃南詔飢寒隕於崖谷死者八九萬人  
吐蕃悔怒殺誘導使之來者異牟尋懼築苴咩城延袤十五里  
徙居之吐蕃封之為日東王茂今茂州扶州在文縣西黎今清  
二鎮是也江油縣即龍安府白坦在昭化縣西北七盤縣在巴  
州西北維州在維谷廳大度河自打箭爐清溪峽口入青衣江  
河外今越嶲廳也苴咩  
城即大理府太和縣

讀史兵略卷之三十五

益陽胡林翼纂

通鑑

德宗建中元年 春二月楊炎欲城原州以復秦原命李懷光  
居前督作朱泚崔甯各將萬人翼其後詔下涇州爲城具涇之  
將士怒曰吾屬爲國家西門之屏十餘年矣始居邠州甫營耕  
桑有地著之安徙屯涇州披荆榛立軍府坐席未暖又投之塞  
外吾屬何罪而至此乎李懷光始爲邠甯帥卽誅溫儒雅等軍  
令嚴峻及兼涇原諸將皆懼曰彼五將何罪而爲戮今又來此  
吾屬能無憂乎劉文喜因眾心不安據涇州不受詔上疏復求  
段秀實爲帥不則朱泚癸亥以朱泚兼四鎮北庭行營涇原節  
度使代懷光劉文喜又不受詔欲自邀旌節夏四月乙未朔據



涇州叛遣其子質於吐蕃以求援上命朱泚李懷光討之又命神策軍使張巨濟將禁兵二千助之

吐蕃始聞韋倫歸其俘不之信及俘入境各還部落稱新天子出宮人放禽獸英威聖德洽於中國吐蕃大悅除道迎倫贊普卽發使隨倫入貢且致賻贈癸卯至京師上禮接之旣而蜀將上言吐蕃豺狼所獲俘不可歸上曰戎狄犯塞則擊之服則歸之擊以示威歸以示信威信不立何以懷遠悉命歸之

五月朱泚等圍劉文喜於涇州杜其出入而閉壁不與戰久之不拔天方旱徵發餽運內外騷然朝臣上書請赦文喜以蘇疲人者不可勝紀上皆不聽曰微孽不除何以令天下文喜使其將劉海賓入奏海賓言於上曰臣乃陛下藩邸部曲豈有附叛臣必爲陛下梟其首以獻但文喜今所求者節而已願陛下姑

與之文喜必怠則臣計得施矣上曰名器不可假人爾能立刻固善我節不可得也使海賓歸以告文喜而攻之如初滅御膳以給軍士城中將士當受春服者賜予如故於是眾知上意不可移時吐蕃方睦於唐不爲發兵城中勢窮庚寅海賓與諸將共殺文喜傳首而原州竟不果城自上卽位李正己內不自安遣參佐入奏事會涇州捷奏至上使觀文喜之首而歸正己益懼

秋七月丙寅邵州賊帥王國良降國良本湖南牙將觀察使辛京杲使戍武岡以扞西原蠻京杲貪暴國良家富京杲以死罪加之國良懼據縣叛與西原蠻合聚眾千人侵掠州縣瀕湖千里咸被其害詔荆黔洪桂諸道合兵討之連年不能克及曹王舉爲湖南觀察使曰驅疲甿誅反仄非策之得者也乃遣國良

書言將軍非敢爲逆欲救死耳我與將軍俱爲辛京杲所構我已蒙聖朝洵洗何心復加兵刃於將軍乎將軍遇我不速降後悔無及國良且喜且懼遣使乞降猶疑未決舉乃假爲使者從一騎越五百里抵國良壁鞭其門大呼曰我曹王也來受降舉軍大驚國良趨出迎拜請罪舉執其手約爲兄弟盡焚攻守之具散其眾使還農詔赦國良罪賜名惟新鄧州今寶慶府武岡州今胡氏口荆南節度治荆州黔中節度治黔州江南西道觀察治洪州桂管經略治桂州

二年 正月戊辰成德節度使李寶臣卒其子惟岳匿喪二十餘日詐爲寶臣表求合惟岳繼襲上不許惟岳乃發喪自爲畱後使將佐共奏求旌節上不許初寶臣與李正己田承嗣梁崇義相結期以土地傳之子孫故承嗣之死寶臣力爲之請於朝使以節授田悅代宗從之悅初襲位事朝廷禮甚恭河東節

度使馬燧表其必反請先爲備至是悅屢爲惟岳請繼襲上欲革前弊不許或諫曰惟岳已據父業不因而命之必爲亂上曰賊本無資以爲亂皆藉我土地假我位號以聚其眾耳曷日因其所欲而命之多矣而亂日益滋是爵命不足以已亂而適足以長亂也然則惟岳必爲亂命與不命等耳竟不許悅乃與李正己各遣使詣惟岳潛謀勒兵拒命五月悅遣兵馬使孟祐將步騎五千北助惟岳薛嵩之死也田承嗣盜據洛相二州朝廷獨得邢磁二州及臨洛縣悅欲阻山爲境曰邢磁如兩眼在吾腹中不可不取乃遣兵馬使康愔將八千人圍邢州別將楊朝光將五千人柵於邯鄲西北以斷昭義救兵悅自將兵數萬圍臨洛邢州刺史李共臨洛將張仵堅壁拒守貝州刺史邢曹俊田承嗣舊將也老而有謀悅寵信牙官扈粦而疎之及攻臨洛

召曹俊問計曹俊曰兵法十圍五攻尙書以逆犯順勢更不侔  
今頓兵堅城之下糧竭卒盡自亡之道也不若置萬兵於崞口  
以遏西師則河北二十四州皆爲尙書有矣諸將惡其異己共  
毀之悅不用其策邢今順德府磁今磁州臨洛今永年縣西邯鄲在永年西南五十里昭義澤潞也崞口在邯鄲西南磁州之西壺關之險也

秋七月河東節度使馬燧昭義節度使李抱真神策先鋒都知  
兵馬使李晟大破田悅於臨洛時悅攻臨洛累月不拔城中食  
且盡府庫竭士卒多死傷張仵飾其愛女使出拜將士曰諸君  
守戰甚苦仵家無他物請鬻此女爲將士一日之費眾皆哭曰  
願盡死力不敢言賞李抱真告急於朝詔馬燧將步騎二萬與  
抱真討悅又遣李晟將神策兵與之俱又詔幽州固後朱滔討  
惟岳燧等軍未出險先遣使持書諭悅爲好語悅謂燧畏之不

設備燧與抱真合兵八萬東下壺關軍於邯鄲擊悅支軍破之  
悅方急攻臨洺分李惟岳兵五千助楊朝光明日燧等進攻朝  
光柵悅將萬餘人救之燧命大將李自良等禦之於雙岡令之  
曰悅得過必斬爾自良等力戰悅軍卻燧推火車焚朝光柵斬  
朝光獲首虜五千餘級居五日燧等進軍至臨洺悅悉眾力戰  
凡百餘合悅兵大敗斬首萬餘級悅引兵夜遁邢州圍亦解時  
平盧節度使李正己已卒子納祕之擅領軍務悅求救於納及  
李惟岳納遣大將衛俊將兵萬人惟岳遣兵三千人救之悅收  
合散卒得二萬餘人軍於洹水溜青軍其東成德軍其西首尾  
相應馬燧帥諸軍進屯鄴奏求河陽兵自助詔河陽節度使李  
元平將兵會之並關屬潞安府在臨洺之西邯鄲在臨洺西南約  
四十里雙岡在臨洺西壺關東洹水縣在今大名

縣西臨洺東南鄆  
今臨漳縣在其西

八月范陽節度使朱滔將討李惟岳軍於莫州張孝忠將精兵八千守易州滔遣判官蔡雄說孝忠曰惟岳乳臭兒敢拒朝命今昭義河東軍已破田悅淮甯李僕射克襄陽計河南諸軍朝夕北向恆魏之亡可伫足而須也使君誠能首舉易州以歸朝廷則破惟岳之功自使君始此轉禍爲福之策也孝忠然之遣牙官程華詣滔遺錄事參軍董稹奉表詣闕滔又上表薦之上悅九月辛酉以孝忠爲成德節度使命惟岳護喪歸朝惟岳不從孝忠德滔爲子茂和娶滔女深相結胡氏曰范陽治幽州莫易州屬成德在幽州西二百四十里

十一月宣武節度使劉洽神策都知兵馬使曲環滑州刺史襄平李澄朔方大將唐朝臣大破滔青魏博之兵於徐州先是李納遣其將王溫會魏博將信都崇慶共攻徐州刺史李洧遣牙

官溫人王智興詣闕告急智興善走不五日而至上爲之發朔方兵五千人以朝臣將之與洽環澄共救之時朔方軍資裝不至旗服弊惡宣武人嗤之曰乞子能破賊乎朝臣以其言激怒士卒且曰都統有令先破賊營者營中物悉與之士皆憤怒爭奪崇慶溫攻彭城二旬不能下請益兵於納納遣其將石隱金將萬人助之與劉洽等相拒於七里溝日向暮洽引軍稍卻朔方馬軍使楊朝晟言於唐朝臣曰公以步兵負山而陳以待兩軍我以騎兵伏於山曲賊見懸軍勢孤必搏之我以伏兵絕其腰必敗之朝臣從之崇慶等果將騎二千踰橋而西追擊官軍伏兵發橫擊之崇慶等兵中斷狼狽而返阻橋以拒官軍其兵有爭橋不得涉水而度者朝晟指之曰彼可涉吾何爲不涉遂涉水擊據橋者皆走崇慶等兵大潰洽等乘之斬首八千級溺



死過半朔方軍盡得其輜重旗服鮮華乃謂宣武人曰乞子之  
功孰與宋多宣武人皆慙官軍乘勝逐北至徐州城下魏博淄  
青軍解圍走江淮漕運始通李正已乘亂以兵扼徐州南之甬  
子納盜據之魏博田悅也宜武軍汴  
朱也七里溝在徐州西橋在溝上

三年春正月馬燧等諸軍屯於漳濱田悅遣其將王光進築  
月城以守長橋諸軍不得度燧以鐵鎖連車數百實以土囊塞  
其下流水淺諸軍涉度時軍中乏糧悅等深壁不戰燧命諸軍  
持十日糧進屯倉口與悅夾洹水而軍李抱真李凡問曰糧少  
而深入何也燧曰糧少則利速戰今三鎮連兵不戰欲以老我  
師我若分軍擊其左右悅必救之則我腹背受敵戰必不利故  
進軍逼悅所謂攻其所必救也彼苟出戰必為諸君破之乃為  
三橋踰洹水日往挑戰悅不出燧令諸軍夜半起食潛師循洹

水直趨魏州令曰賊至則止爲陳畱百騎擊鼓鳴角於營中仍抱薪持火俟諸軍畢發則止鼓角匿其旁俟悅軍畢度焚其橋軍行十里所悅聞之帥淄青成德步騎四萬踰橋掩其後乘風縱火鼓譟而進燧按兵不動先除其前草莽百步爲戰場結陳以待之募勇士五千餘人爲前列悅軍至火止氣衰燧縱兵擊之悅軍大敗神策昭義河陽軍小卻見河東軍捷還關又破之追奔至三橋已焚悅軍亂赴水溺死不可勝紀斬首二萬餘級捕虜三千餘人尸相枕藉三十餘里悅收餘兵千餘人走魏州馬燧與李抱真不協頓兵平邑浮圖悅夜至南郭大將李長春閉關不納以俟官軍久之天且明長春乃開門納之悅殺長春嬰城拒守城中士卒不滿數千死者親戚號哭滿街悅憂懼乃持佩刀乘馬立府門外悉集軍民流涕言曰悅不肖蒙淄青成

德二丈人保薦嗣守伯父業今二丈人卽世其子不得承襲悅不敢忘二丈人大恩不量其力輒拒朝命喪敗至此使士大夫肝腦塗地皆悅之罪也悅有老母不能自殺願諸公以此刀斷悅首持出城降馬僕射自取富貴無爲與悅俱死也因從馬上自投地將士爭前抱持悅曰尙書舉兵徇義非私己也一勝一負兵家之常某輩累世受恩何忍聞此願奉尙書一戰不勝則以死繼之悅曰諸公不以悅喪敗而棄之悅雖死敢忘厚意於地下乃與諸將各斷髮約爲兄弟誓同生死悉出府庫所有及斂富民之財得百餘萬以賞士卒眾心始定

胡氏曰田悅善敗不亡所謂盜亦有道

道復召貝州刺史邢曹俊使之整部伍繕守備軍勢復振李納軍於濮陽爲河南軍所逼奔還濮州徵援兵於魏州田悅遣軍使符璘將三百騎送之璘父令奇謂璘曰吾老矣歷觀安史輩

叛亂者今皆安在田氏能久乎汝因此棄逆從順是汝揚父名  
於後世也留臂而別璘遂與其副李瑤帥眾降於馬燧悅收族  
其家令奇慢罵而死瑤父再春以博州降悅從兄昂以洺州降  
王光進以長橋降悅入城旬餘日馬燧等諸軍始至城下攻之  
不克李惟岳遣兵與孟祐守束鹿朱滔張孝忠攻拔之進圍深  
州惟岳憂懼掌書記邵真復說惟岳密爲表先遣弟惟簡入朝  
然後誅諸將之不從命者身自入朝使妻父冀州刺史鄭誵權  
知節度事以待朝命惟簡既行孟祐知其謀密遣告田悅悅大  
怒使衙官扈岌往見惟岳讓之曰尙書舉兵正爲大夫求旌節  
耳非爲已也今大夫乃信邵真之言遣弟奉表悉以反逆之罪  
歸尙書自求雪身尙書何負於大夫而至此耶若相爲斬邵真  
則相待如初不然當與大夫絕矣判官畢華言於惟岳曰田尙

書以大夫之故陷身重圍大夫一旦負之不義甚矣且魏博淄青兵彊食富足抗天下事未可知奈何遽爲二三之計乎惟岳素怯不能守前計乃引邵眞對扈岌斬之發成德兵萬人與孟祐俱圍束鹿朱滔張孝忠與戰於束鹿城下惟岳大敗燒營而遁兵馬使王武俊爲左右所構惟岳疑之惜其才未忍除也束鹿之戰使武俊爲前鋒私自謀曰我破朱滔則惟岳軍勢大振歸殺我必矣故戰不甚力而敗朱滔欲乘勝取恆州張孝忠引軍西北軍於義豐滔大驚孝忠將佐皆怪之孝忠曰恆州宿將尙多未易可輕迫之則并力死鬪緩之則自相圖諸君第觀之吾軍義豐坐待惟岳之殄滅耳且朱司徒言大而識深可與共始難與共終也

胡氏曰朱滔後卒如張孝忠所料

於是滔亦屯束鹿不敢進惟岳將康曰知以趙州歸國惟岳益疑王武俊武俊甚懼或謂惟

岳曰先相公委腹心於武俊使之輔佐大夫又有骨肉之親武  
俊勇冠三軍今危難之際復加猜阻若無武俊欲使誰爲大夫  
卻敵手惟岳以爲然乃使步軍使衛常甯與武俊共擊趙州又  
使王士真將兵宿府中以自衛漳水自南而北馬疑在西田悅  
在東長橋在其上洹水在漳水  
之東倉口在其北三鎮謂魏博田悅蒲青李納成德李惟岳也  
三橋駕洹水上魏博在洹水南距悅營不五十里其南有平邑  
浮圖二丈人謂李正己李寶臣伯父田承嗣也濮州卽今  
濮州東鹿縣胡氏曰在深州西四十五里義豐縣今鄆州  
淮南節度使陳少遊拔海密二州李納復攻陷之王武俊旣出  
恆州謂衛常甯曰武俊今幸出虎口不復歸矣當北歸張尙書  
常甯曰大夫暗弱信任左右觀其勢終爲朱滔所滅今天子有  
詔得大夫首者以其官爵與之中丞素爲眾所服與其出亡曷  
若倒戈以取大夫轉禍爲福特反掌耳事苟不捷歸張尙書未  
晚也武俊深以爲然會惟岳使要藉謝遵至趙州城下胡氏曰  
要藉官

亦唐時節度  
衙前之職

武俊引遵同謀取惟岳遵還密告王士真閏月甲辰武俊常甯自趙州引兵還襲惟岳遵與士真矯惟岳命啓城門內之黎明武俊帥數百騎突入府門士真應之於內殺十餘人武俊令曰大夫叛逆將士歸順敢違拒者族眾莫敢動遂執惟岳收鄭誅畢華王他奴等皆殺之武俊以惟岳舊使之子欲生送之長安常甯曰彼見天子將復以叛逆之罪歸咎於中丞乃縊殺之傳首京師深州刺史楊榮國惟岳姊夫也降於朱滔滔使復其位二月戊午李惟岳所署定州刺史楊政義降時河北略定惟魏州未下河南諸軍攻李納於濮州納勢日蹙朝廷謂天下不日可平甲子以張孝忠爲易定滄三州節度使王武俊爲恆冀都團練觀察使康日知爲深趙都團練觀察使以德棣二州隸朱滔令還鎮滔固請深州不許由是怨望畱屯深州

胡氏曰朱滔討李惟岳再戰再勝及瓜分成德巡屬以賞降將尺寸之地滔不與焉又欲使之取德棣此左氏所以知桓王之失也王武俊素輕張孝忠自以手誅李惟岳功在康日知上而孝忠爲節度使已與康日知俱爲都團練使又失趙定二州亦不悅又詔以糧三千石給朱滔馬五百匹給馬燧武俊以爲朝廷不欲使故人爲節度使魏博既下必取恆冀故分其糧馬以弱之疑未肯奉詔田悅聞之遣判官王侑許士則聞道至深州說朱滔曰司徒奉詔討李惟岳旬朔之間拔東鹿下深州惟岳勢蹙故王大夫因司徒勝勢得以舉惟岳之首此皆司徒之功也又天子明下詔書令司徒得惟岳城邑皆隸本鎮今乃割深州以與日知是自棄其信也且今上志欲掃清河朔不使藩鎮承襲將悉以文臣代武臣魏亡則燕趙爲之次矣若魏存則燕趙無患然則司徒果有意矜魏博之危而救之非徒得存亡繼



絕之義亦子孫萬世之利也

胡氏曰同舟遇風則胡越可使相救是以善用兵者必先離其交

又許以貝州賂滔滔素有異志聞之大喜卽遣王侑歸報魏州

使將士知有外援各自堅又遣判官王邳與許士則俱詣恆州

說王武俊曰大夫出萬死之計誅逆首拔亂根康日知不出趙

州豈得與大夫同日論功而朝廷褒賞略同誰不爲大夫憤邑

者今又聞有詔支糧馬與鄰道朝廷之意蓋以大夫善戰恐爲

後患先欲貧弱軍府俟平魏之日使馬僕射北首朱司徒南向

共相滅耳朱司徒亦不敢自保使邳等效愚計欲與大夫共救

田尙書而存之大夫自畱糧馬以供軍朱司徒不欲以深州與

康日知願以與大夫請早定刺史以守之三鎮連兵若耳目手

足之相救則他日永無患矣武俊亦喜許諾卽遣判官王巨源

使於滔且令知深州事相與刻日舉兵南向滔又遣人說張孝

忠孝忠不從

宣武節度使劉洽攻李納於濮州克其外城納於城上涕泣求  
自新李勉又遣人說之癸卯納遣其判官房說以其母弟經及  
子成務入見會中使宋鳳朝稱納勢窮蹙不可捨上乃因說等  
於禁中納遂歸鄆州復與田悅等合朝廷以納勢未衰三月乙  
未始以徐州刺史李洧兼徐海沂都團練觀察使海沂已爲納  
所據洧竟無所得

胡氏曰史言帝銳意削平藩鎮而不能應機撫接以自遺患

李納之初反

也其所署德州刺史李西華備守甚嚴都虞候李士真密毀西  
華於納納召西華還府以士真代之士真又以詐召棣州刺史  
李長卿長卿過德州士真劫之與同歸國夏四月戊午以士真  
長卿爲二州刺史士真求援於朱滔滔已有異志遣大將李濟  
時將三千人聲言助士真守德州且召士真詣深州議軍事至

則畱之使濟時領州事

胡氏曰德宗以德棧與朱滔滔卒以詐

德今陵縣棧  
今武定府

吐蕃歸歸日所俘掠兵民八百人

胡氏曰自吐蕃陷河隴入京

宗先歸所俘者以懷之其歸向日所俘者八百人而已狼子野心姑以此報塞中國其志果如何哉觀異日平涼劫盟之事可見也

上遣中使發盧龍恆冀易定兵萬人

胡氏曰盧龍朱滔恆冀王武俊易定張孝忠

詔

魏州討田悅王武俊不受詔執使者送朱滔滔言於眾曰將士有功者吾奏求官勲皆不遂今欲與諸君敕裝共趣魏州擊破馬燧以取溫飽何如皆不應三問乃曰幽州之人自安史之反從而南者無一人得還今其遣人痛入骨髓況太尉司徒皆受國寵榮將士亦各蒙官勲誠且願保目前不敢復有僥冀滔默然而罷乃誅大將數十人厚撫循其士卒康日知聞其謀以告

馬燧燧以間上以魏州未下王武俊復叛力未能制滔壬戌賜  
滔爵通義郡王冀以安之滔反謀益甚分兵營於趙州以逼康  
日知以深州授王巨源武俊以其子士真爲恆冀深三州畱後  
將兵圍趙州涿州刺史劉忬聞滔欲救出悅以書諫之曰今昌  
平故里朝廷改爲太尉鄉司徒里此亦丈夫不朽之名也但以  
忠順自持則事無不濟竊思近口務大樂戰不顧成敗而家滅  
身屠者安史是也忬忝密親默而無告是負重知惟司徒圖之  
無貽後悔滔雖不用其言亦嘉其盡忠卒無疑貳滔將起兵恐  
張孝忠爲後患復遣牙將蔡雄往說之孝忠曰昔者司徒發幽  
州遣人語孝忠曰李惟岳負恩爲逆謂孝忠歸國卽爲忠臣孝  
忠性直用司徒之教今旣爲忠臣矣不復助逆也且孝忠與武  
俊皆出夷落深知其心最喜翻覆司徒勿忘鄙言他日必相念

矣雄復欲以巧辭說之孝忠怒欲執送京師雄懼逃歸洎乃使劉忬將兵屯要害以備之孝忠完城礪兵獨居彊寇之間莫之能屈洎將步騎二萬五千發深州至束鹿詰旦將行吹角未畢士卒忽大亂喧譟曰天子令司徒歸幽州奈何違敕南救田悅洎大懼走入驛後堂避匿蔡雄與兵馬使宗頊等矯謂士卒曰汝輩勿喧聽司徒傳令眾稍止雄又曰司徒將發范陽恩旨令得李惟岳州縣卽有之司徒以幽州少絲纈故與汝曹竭力血戰以取深州冀得其絲纈以寬汝曹賦率不意國家無信復以深州與康日知又朝廷以汝曹有功賜絹人十匹至魏州西境盡爲馬僕射所奪司徒但處范陽富貴足矣今茲南行乃爲汝曹非自爲也汝曹不欲南行任自歸北何用喧悖乖失軍禮眾聞言不知所爲乃曰敕使何得不爲軍士守護賞物遂入敕使

院壁裂殺之又呼曰雖知司徒此行爲士卒終不如且奉詔歸  
鎮雄曰然則汝曹各還部伍詰朝復往深州休息數日相與歸  
鎮耳眾然後定泊卽引軍還深州密令諸將訪察唱率爲亂者  
得二百餘人悉斬之餘眾股栗乃復引軍而南眾莫敢前卻進  
取甯晉畱屯以待王武俊武俊將步騎萬五千取元氏東趣甯  
晉武俊之始誅李惟岳也遣判官孟華入見華性忠直有才略  
應對慷慨上悅以爲恆冀國練副使會武俊與朱滔有異謀上  
遽遣華歸諭旨華至武俊已出師華諫曰聖意於大夫甚厚苟  
盡忠義何患官爵之不崇土地之不廣不日天子必移康中丞  
於他鎮深趙終爲大夫之有何苦遽自同於逆亂乎異曰無成  
悔之何及華歸在李寶臣幕府以直道已爲同列所忌至是爲  
副使同列尤疾之言於武俊曰華以軍中陰事奏天子請爲內

應故得超遷是將覆大夫之軍大夫宜備之武俊以其舊人不忍殺奪職使歸私第田悅恃援兵將至遣其將康愔將萬餘人出城西與馬燧等戰於御河上大敗而還御河在魏縣西卽今大名縣也餘俱今縣名

時兩河用兵月費百餘萬繕府庫不支數月太常博士韋都賓陳京建議以爲貨利所聚皆在富商請括富商錢出萬緡者借其餘以供軍計天下不過借一二千商則數年之用足矣上從之甲子詔借商人錢令度支條上判度支杜佑大索長安中商賈所有貨意其不實輒加撈捶人不勝苦有縊死者長安囂然如被寇盜計所得纔八十餘萬緡又括僦櫃賃錢凡蓄積錢帛粟麥者皆借四分之一封其櫃窖百姓爲之罷市相率遮宰相馬自訴以千萬數盧杞始慰諭之勢不可遏乃疾驅自他道歸

計并借商所得纔二百餘萬緡人已竭矣

以昭義節度副使磁州刺史盧元卿爲洛州刺史兼魏博招討副使初李抱真爲澤潞節度使馬燧領河陽三城抱真欲殺懷州刺史楊鉞鉞奔燧燧納之且奏其無罪抱真怒及同討田悅數以事相恨望二人怨隙遂深不復相見由是諸軍逗撓久無成功上數遣中使和解之及王武俊逼趙州抱真分麾下二千人戍邢州燧大怒曰餘賊未除宜相與戮力乃分兵自守其地欲引兵歸李晟說燧曰李尙書以邢趙連壤分兵守之誠未有害今公遽自引去眾謂公何燧悅乃單騎遁抱真壘相與釋恨結歡會洛州刺史田昂請入朝燧奏以洛州隸抱真請元卿爲刺史兼充招討之副李晟軍先隸抱真又請兼隸燧以示協和上皆從之

胡氏曰九城志云趙州南至邢州七十四里自界首至邢州七十里按與今微不同今順德至趙州臨城



縣九十里臨城至  
趙州亦九十里

朱滔王武俊軍至魏州田悅具牛酒出迎魏人懽呼動地滔營  
於恆山是日李懷光軍亦至馬燧等盛軍容迎之滔以爲襲已  
遽出陳懷光勇而無謀欲乘其營壘未就擊之燧請且休將士  
觀豐而勳懷光曰彼營壘既立將爲後患此時不可失也遂擊  
滔於陘山之西殺步卒千餘人滔軍崩沮懷光按轡觀之有喜  
色士卒爭入滔營取寶貨王武俊引二千騎橫衝懷光軍軍分  
爲二滔引兵繼之官軍大敗燧入永濟渠溺死者不可勝數人  
相蹈藉其積如山水爲之不流馬燧等各收軍保壘是夕滔等  
堰永濟渠入王莽故河絕官軍糧道及歸路明日水深三尺餘  
馬燧懼遣使卑辭謝滔求與諸節度歸本道奏天子請以河北  
事委五耶處之滔欲許之王武俊以爲不可滔不從秋七月燧

與諸軍涉水而西退保魏縣以拒滔滔乃謝武俊武俊由是恨  
滔後數日滔等亦引兵營魏縣東南與官軍隔水相拒大山在  
北其東爲永濟渠卽淇水也又東爲大河故瀆禹河忠以王莽  
時枯故曰王莽河魏縣在今大名縣北永濟渠西魏州故城在  
今大名府東王莽河在其西故  
云絕歸路與今府治不同也

四年春正月李希烈遣其將李克誠襲陷汝州執別駕李元  
平元平本湖南判官薄有才藝性疎傲敢大言好論兵闢播奇  
之薦於上以爲將相之器以汝州距許州最近擢元平爲汝州  
別駕知州事元平至汝州卽募工徒治城希烈陰使壯士應募  
執役入數百人元平不之覺希烈遣克誠將數百騎突至城下  
應募者應之於內縛元平馳去胡氏曰史言關  
播所用非才

三月江西節度使曹王皋敗李希烈將韓霜露於黃梅斬之拔  
黃州時希烈兵柵蔡山險不可攻皋聲言西取蘄州引舟師沂

江而上希烈之將引兵循江隨戰去蔡山三百餘里舉乃復放舟順流而下急攻蔡山拔之希烈兵還救之不及而敗舉遂進拔蘄州表伊慎爲蘄州刺史王錡爲江州刺史

蔡山在黃梅縣西南九十里蘄

州在其西

夏四月上以神策軍使白志貞爲京城召募使募禁兵以討李希烈志貞請諸嘗爲節度觀察都團練使者不問存沒並勒其子弟帥奴馬自備資裝從軍授以五品官貧者甚苦之人心始搖

胡氏曰史言德宗  
窮兵亂將作矣

五月李晟謀取涿莫二州以絕幽魏往來之路與張孝忠之子升雲聞朱滔所署易州刺史鄭景濟於清苑累月不下滔以其司武尙書馬實爲畱守將步騎萬餘守魏營自將步騎萬五千救清苑李晟軍大敗退保易州滔還軍瀛州張升雲奔滿城會

晟病甚引軍還保定州王武俊以滔旣破李晟畱屯瀛州未還  
魏橋遣其給事中宋端趣之端見滔言頗不遜滔怒使謂武俊  
曰滔以熱疾暫未南還大王二兄遠有云云滔以救魏博之故  
叛君棄兄如脫屣耳二兄必相疑惟二兄所爲端還報武俊自  
辨於馬實實以狀白滔言趙王知宋端無禮於大王深加責讓  
實無他志武俊亦遣承令官鄭和隨實使者見滔謝之滔乃悅  
相待如初然武俊以是益恨滔矣六月李抱真使參謀賈林詣  
武俊壁詐降武俊見之林曰林來奉詔非降也武俊色動問其  
故林曰天子知大夫宿著誠効及登壇之日撫膺顧左右曰我  
本徇忠義天子不察諸將亦嘗共表大夫之志天子語使者曰  
朕前事誠誤悔之無及朋友失意尙可謝况朕爲四海之主乎  
胡氏曰賈林先言武俊心事後述天子詔旨鋪陳悔過之意可謂善說矣武俊曰僕胡人也爲將尙

知愛百姓况天子豈專以殺人爲事乎今山東連兵暴骨如莽  
就使克捷與誰守之僕不憚歸國但已與諸鎮結盟胡人性直  
不欲使曲在己天子誠能下詔赦諸鎮之罪僕當首唱從化諸  
鎮有不從者請奉辭伐之如此則上不負天子下不負同列不  
過五旬河朔定矣使林還報抱真陰相約結

莫州在任邱北  
瀛州今河間府

初行稅閒架除陌錢法時河東澤潞河陽朔方四軍屯魏縣神  
策永平宣武淮南浙西荆南江西沔鄂湖南黔中劍南嶺南諸  
軍環淮甯之境舊制諸道軍出境皆仰給度支上優恤士卒每  
出境加給酒肉本道糧仍給其家一人兼三人之給故將士利  
之各出軍繼逾境而止月費錢百三十餘萬緡常賦不能供判  
度支趙贊乃奏行二法所謂稅閒架者每屋兩架爲閒上屋稅  
錢二千中稅千下稅五百吏執筆捃算入人室廬計其數或有

宅屋多而無他資者出錢動數百緡敢匿一間杖六十賞告者錢五十緡所謂除陌錢者公私給與及賣買每緡官畱五十錢給他物及相貿易者約錢爲率敢隱錢百杖六十罰錢二千賞告者錢十緡其賞錢皆出坐事之家於是愁怨之聲盈於遠近初上在東宮聞監察御史嘉興陸贄名卽位召爲翰林學士數問以得失時兩河用兵久不決賦役日滋贄以兵窮民困恐別生內變乃上奏其略曰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眾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爲用又曰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費財翫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災又曰今兩河淮西爲叛亂之帥者獨四五凶人而已尙恐其中或遭詿誤內蓄危疑蒼黃失圖勢不得止況其餘眾蓋並脇從苟知全生豈願爲惡又曰無紆目前之虞或

興意外之變人者邦之本也財者人之心也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顛瘁矣又曰人搖不甯事變難測是以兵貴拙速不貴巧遲若不靖於本而務救於末則救之所爲乃禍之所起也又論關中形勢以爲王者蓄威以昭德偏廢則危居重以馭輕倒持則悖王畿者四方之本也太宗列置府兵分隸禁衛大凡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明矣承平漸久武備寢微雖府衛具存而卒乘罕習故祿山竊倒持之柄乘外重之資一舉滔天兩京不守尙賴西邊有兵諸牧有馬每州有糧故肅宗得以中興乾元之後繼有外虞悉師東討邊備旣弛禁戎亦空吐蕃乘虛深入爲寇故先皇帝莫與爲禦避之東遊是皆失居重馭輕之權忘深根固柢之慮內寇則殺函失險外侵則汧渭爲戎於斯之時雖

有四方之師甯救一朝之患陛下追想及此豈不爲之寒心哉  
今朔方太原之眾遠在山東神策六軍之兵繼出關外倘有賊  
臣陷寇黠虜戲邊伺隙乘虛微犯亭障此愚臣所竊憂也未審  
陛下其何以禦之側聞伐叛之初議者多易其事僉謂有征無  
戰役不踰時計兵未甚多度費未甚廣於事爲無擾於人爲不  
勞曾不料兵連禍拏變故難測日引月長漸乖始圖往歲爲天  
下所忠咸謂除之則可致升平者李正己李寶臣梁崇義田悅  
是也往歲爲國家所信咸謂任之則可除禍亂者朱滔李希烈  
是也既而正己死李納繼之寶臣死惟岳繼之崇義平希烈叛  
惟岳戮朱滔攜然則往歲之所患者四去其三矣而忠竟不衰  
往歲之所信者今則自叛矣而餘又難保是知立國之安危在  
勢任事之濟否在人勢苟安則異類同心也勢苟危則舟中敵



國也陛下豈可不追鑒往事惟新令圖修偏廢之柄以靖人復  
倒持之柄以固國而乃孜孜汲汲極思勞神徇無己之求望難  
必之效乎今關輔之間徵發已甚宮苑之內備衛不全萬一將  
帥之中又如朱滔希烈或負固邊壘誘致豺狼或竊發郊畿驚  
犯城關此亦愚臣所竊爲憂者也未審陛下復何以備之胡氏  
合言朱泚之變陛下倘過聽愚計所遣神策六軍李晟等及節  
將子弟悉可追還明敕涇隴邠甯但令嚴備封守仍云更不徵  
發使知各保安居又降德音罷京城及畿縣閒架等雜稅則冀  
已輸者弭怨見處者獲甯人心不搖邦本自固上不能用  
九月神策將劉德信宣武將唐漢臣與淮甯將李克誠戰敗於  
滎澗時李勉遣漢臣將兵萬人救襄城上遣德信帥諸將家應  
募者三千人助之勉奏李希烈精兵皆在襄城許州空虛若襲

許州則襄城圍自解遣二將趣許州未至數十里上遣中使責其違詔二將狼狽而返無復斥候克誠伏兵邀之殺傷太半漢臣奔大梁德信奔汝州希烈遊兵剽掠至伊闕勉復遣其將李堅帥四千人助守東都希烈以兵絕其後堅軍不得還汴軍由是不振襄城益危

潁潁在鄭縣北此襄城縣在  
其東南伊闕在洛陽縣南

上發涇原諸道兵救襄城冬十月丙午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將兵五千至京師軍士冒雨寒甚多攜子弟而來冀得厚賜遺其家既至一無所賜丁未發至澧水詔京兆尹王翊犒師惟糲食菜餽眾怒蹴而覆之因揚言曰吾輩將死於敵而食且不飽安能以微命拒白刃耶聞瓊林大盈二庫金帛盈溢不如相與取之乃擐甲張旗鼓還趣京城令言入辭尙在禁中聞之馳至長樂阪遇之軍士射令言令言抱馬鬣突入亂兵呼曰諸君失

計東征立功何患不富貴乃爲族滅之計乎軍士不聽以兵擁  
令言而西上遽命賜帛人二匹眾益怒射中使又命中使宣慰  
賊已至通化門外中使出門賊殺之又命出金帛二十車賜之  
賊已入城喧聲浩浩不復可遏百姓狼狽駭走賊大呼告之曰  
汝曹勿恐不奪汝商貨僦質矣不稅汝閒架陌錢矣上遣普王  
誼翰林學士姜公輔出慰諭之賊已陳於丹鳳門外小民聚觀  
者以萬計初神策軍使白志貞掌召募禁兵東征死亡者志貞  
皆隱不以聞但受市井富兒賂而補之名在軍籍受給賜而身  
居市廛爲販鬻司農卿段秀實上言禁兵不精其數至少卒有  
患難將何待之不聽至是上召禁兵以禦賊竟無一人至者賊  
已斬關而入上乃與王貴妃韋淑妃太子諸王唐安公主自苑  
北門出王貴妃以傳國寶繫衣中以從後宮諸王公主不及從

者什七八初魚朝恩既誅宦官不復典兵有竇文瑒霍仙鳴者  
嘗事上於東宮至是帥宦官左右僅百人以從使普王誼前驅  
太子執兵以殿司農卿郭曙以部曲數十人獵苑中聞蹕謁道  
左遂以其眾從右龍武軍使令狐建方教射於軍中間之帥麾  
下四百人從乃使建居後爲殿姜公輔叩馬言曰朱泚嘗爲涇  
帥坐弟滔之故廢處京師心常怏怏臣謂陛下旣不能推心待  
之則不如殺之母貽後患今亂兵若奉以爲主則難制矣請召  
使從行上倉猝不暇用其言曰無及矣遂行夜至咸陽飯數匕  
而過時事出非意羣臣皆不知乘輿所之盧杞關播踰中書垣  
而出白志貞王翊及御史大夫于頔中丞劉從一戶部侍郎趙  
贊翰林學士陸贄吳通微等追及上於咸陽賊入宮登含元殿  
大呼曰天子已出宜人自求富遂謹譟爭入府庫運金帛極力

而止小民因之亦入宮盜庫物通夕不已其不能入者剽奪於路諸坊居民各相帥自守姚令言與亂兵謀曰今眾無主不能持久朱太尉閒居私第請相與奉之眾許諾乃遣數百騎迎泚於晉昌里第夜半泚按轡列炬傳呼入宮居含元殿設警嚴自稱權知六軍戊申旦徙居白華殿出勝於外稱涇原將士久處邊陲不聞朝禮輒入宮闕致驚乘輿西出巡幸太尉已權臨六軍應神策軍士及文武百官凡有祿食者悉詣行在不能往者卽詣本司若出三日檢勘彼此無名者皆斬於是百官出見泚或勸迎乘輿泚不悅百官稍稍遁去源休以使回紇還賞薄怨朝廷人見泚屏人密語移時爲泚陳成敗引符命勸之僭逆泚喜然猶未決宿衛諸軍舉白幡降者列於闕前甚眾泚夜於苑門出兵旦自通化門入絡繹不絕張弓露刃欲以威眾上思桑

道茂之言自咸陽幸奉天縣僚聞車駕猝至欲逃匿山谷主簿  
蘇弁止之文武之臣稍稍繼至已酉左金吾大將軍渾瑊至奉  
天瑊素有威望眾心恃之稍安庚戌源休勸朱泚禁十城門毋  
得出朝士朝士往往易服爲傭僕潛出休又爲泚說誘文武之  
士使之附泚檢校司空同平章事李忠臣久失兵柄太僕卿張  
光晟自負其才皆鬱鬱不得志泚悉起而用之工部侍郎蔣鎮  
出亡墜馬傷足爲泚所得先是休以才能光晟以節義鎮以清  
素都官員外郎彭偃以文學太常卿敬釭以勇略皆爲時人所  
重至是皆爲泚用鳳翔涇原將張廷芝段誠諫將數千人救襄  
城未出潼關聞朱泚據長安殺其大將隴右兵馬使戴蘭潰歸  
於泚泚於是自謂眾心所歸謀反遂定以源休爲京兆尹判度  
支李忠臣爲皇城使百司供億六軍宿衛咸擬乘輿辛亥以渾

城爲京畿渭北節度使行在都虞候白志貞爲都知兵馬使令  
狐建爲中軍鼓角使以神策都虞候侯仲莊爲左衛將軍兼奉  
天防城使朱泚以司農卿段秀實久失兵柄意其必怏怏遣數  
十騎召之秀實閉門拒之騎士踰垣入劫之以兵秀實自度不  
免乃謂子弟曰國家有患吾於何避之當以死徇社稷汝曹宜  
人自求生乃往見泚泚喜曰段公來吾事濟矣延坐問計秀實  
說之曰公本以忠義著聞天下今涇軍以犒賜不豐遽有披猖  
使乘輿播越夫犒賜不豐有司之過也天子安得知之公宜以  
此開諭將士示以禍福奉迎乘輿復歸宮闕此莫大之功也泚  
默然不悅然以秀實與已皆爲朝廷所廢遂推心委之左驍衛  
將軍劉海賓涇原都虞候何明禮孔目官岐靈岳皆秀實素所  
厚也秀實密與之謀誅泚迎乘輿上初至奉天詔徵近道兵入

援有上言朱泚爲亂兵所立且來攻城宜早修守備盧杞切齒  
言曰朱泚忠貞羣臣莫及奈何言其從亂傷大臣心臣請以百  
口保其不反上亦以爲然又問羣臣勸泚奉迎乃詔諸道援兵  
至者皆營於三十里外姜公輔諫曰今宿衛單寡防慮不可不  
深若泚竭忠奉迎何憚於兵多如其不然有備無患上乃悉召  
援兵入城盧杞及白志貞言於上曰臣觀朱泚心跡必不至爲  
逆願擇大臣入京城宣慰以察之上以諸從臣皆畏憚莫敢行  
金吾將軍吳澈獨請行上悅澈退而告人曰食其祿而違其難  
何以爲臣吾幸託肺腑非不知往必死但舉朝無蹈難之臣使  
聖情慊慊耳遂奉詔詣泚泚反謀已決雖陽爲受命館澈於客  
省尋殺之泚遣銳兵三千聲言迎大駕實襲奉天時奉天守備  
單弱段秀實謂岐靈岳曰事急矣使靈岳詐爲姚令言符令兵



且還當與大軍俱發竊令言印未至秀實倒用司農印印符募善走者追之兵至駱驛得符而還秀實謂同謀曰兵還吾屬無類矣我當直搏泚殺之不克則死終不能爲之臣也乃令劉海賓何明禮陰結軍中之士欲使應之於外泚兵至泚令言大驚岐靈岳獨承其罪而死不以及秀實等是日泚召李忠臣源休姚令言及秀實等議稱帝事秀實勃然起奪休象笏前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吾恨不斬汝萬段豈從汝反耶因以笏擊泚泚舉手扞之纔巾其額灑血灑地泚與秀實相搏恟恟左右猝愕不知所爲海賓不敢進乘亂而還忠臣前助泚泚得劖劖脫走秀實知事不成謂泚黨曰我不同汝反何不殺我眾爭前殺之泚一手承血一手止其眾曰義士也勿殺秀實旣死泚哭之甚哀以三品禮葬之海賓縶服而逃後二日捕得殺之亦不引何明

禮明禮從泚攻奉天復謀殺泚亦死上聞秀實死恨委用不至

涕泗久之

泚水在長安東長樂阪在其西通化門長安東面北門丹鳳門大明宮南門大明宮東內也北即後苑晉

昌坊自啓夏門入向北第四坊含元殿正殿也白華殿據注當在大明宮太和門外奉天今乾州皇城在長安城中駱驛未詳

富平之別

鳳翔節度使張鎰性儒緩好修飾邊幅不習軍事聞上在奉天欲迎大駕具服用貨財獻於行在後營將李楚琳爲人剽悍軍中畏之嘗事朱泚爲泚所厚行軍司馬齊映與同幕齊抗言於鎰曰不去楚琳必爲亂首鎰命楚琳出戍隴州楚琳託事不時發鎰方以迎駕爲憂謂楚琳已去矣楚琳夜與其黨作亂鎰縋城而走賊追及殺之判官王沼等皆死映自水竇出抗爲傭保負荷而逃皆免始上以奉天迫隘欲幸鳳翔戶部尙書蕭復聞之遽請見曰陛下大誤鳳翔將卒皆朱泚故部曲其中必有與

之同惡者臣尙憂張鎰不能久豈得以鑿輿蹈不測之淵乎上  
曰吾行計已決試爲卿畱一日明日聞鳳翔亂乃止齊映齊抗  
皆詣奉天以映爲御史中丞抗爲侍御史楚琳自爲節度使降  
於朱泚隴州刺史郝通奔於楚琳

右龍武將軍李觀將衛兵千餘人從上於奉天上委之召募數  
日得五千餘人列之通衢旗鼓嚴整城人爲之增氣姚令言之  
東出也以兵馬使京兆馮河清爲涇原畱後判官河中姚兪知  
涇州事河清况聞上幸奉天集將士大哭激以忠義發甲兵器  
械百餘車通夕輪行在城中方苦無甲兵得之士氣大振詔以  
河清爲四鎮北庭行營涇原節度使况爲行軍司馬

朱泚自將逼奉天軍勢甚盛以姚令言爲元帥張光晟副之以  
李忠臣爲京兆尹皇城畱守仇敬忠爲同華等州節度拓東土

以捍關東之師李日月爲西道先鋒經略使邠甯西後韓遊瓌  
慶州刺史論惟明監軍翟文秀受詔將兵三千拒泚於便橋與  
泚遇於醴泉遊瓌欲還趣奉天文秀曰我向奉天賊亦隨至是  
引賊以迫天子也不若留壁於此賊必不敢越我向奉天若不  
願而過則與奉天夾攻之遊瓌曰賊強我弱若賊分軍以綴我  
直趣奉天奉天兵亦弱何夾攻之有我今急趣奉天所以衛天  
子也且吾士卒飢寒而賊多財彼以利誘吾卒吾不能禁也胡氏  
曰翟文秀欲留拒賊詔旨也夾攻之說兵家常論也挾詔旨而  
依兵家常論以制將帥未有不折而從之者也微韓遊瓌持之  
奉天遂引兵入奉天泚亦隨至官軍出戰不利泚兵爭門欲入  
渾瑊與遊瓌血戰竟日門內有草車數乘瑊使虞候高固帥甲  
士以長刀斫賊皆一當百曳車塞門縱火焚之眾軍乘火擊賊  
賊乃退會夜泚營於城東三里擊柝張火布滿原野使西明寺

僧法堅造攻具毀佛寺以爲梯衝韓遊瓌曰寺材皆乾薪但具火以待之泚自是日來攻城城遊瓌等晝夜力戰幽州兵救襄城者聞泚反突入潼關歸泚於奉天普潤戍卒亦歸之有眾數萬上與陸贄語及亂故深自克責贄曰致今日之患皆羣臣之罪也上曰此亦天命非由人事贄退上疏以爲陛下志壹區宇四征不庭因渠稽誅逆將繼亂兵連禍結行及三年徵師日滋賦歛日重內自京邑外洎邊陲行者有鋒刃之憂居者有誅求之困是以叛亂繼起怨讟並興非常之虞億兆同慮惟陛下穆然凝遠獨不得聞致使冤卒鼓行白晝犯闕豈不以乘我閒隙因人攜離哉陛下有股肱之臣有耳目之任有諫諍之列有備衛之司見危不能竭其誠臨難不能效其死臣所謂致今日之患羣臣之罪者豈徒言與聖旨又以國家興衰皆有天命臣觀

天所聽視皆因於人故祖伊責紂之辭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武王數紂之罪曰乃曰吾有命罔憊其侮此又捨人事而推天命必不可之理也易曰視履考祥又曰吉凶者失得之象此乃天命由人其義明矣然則聖哲之意六經會通皆謂禍福由人不言盛衰有命蓋人事理而天命降亂者未之有也人事亂而天命降康者亦未之有也自頃征討頻頻刑網稍密物力耗竭人心驚疑如居風濤洶洶靡定上自朝列下達蒸黎日夕族黨聚謀咸憂必有變故旋屬涇原叛卒果如眾庶所虞京師之人動逾億計固非悉知算術皆曉占書則明致寇之由未必盡關天命臣聞理或生亂亂或資理有以無難而失守有以多難而興邦今生亂失守之事則既往而不可復追矣其資理興邦之業在陛下克勵而謹修之何憂乎亂人何畏於厄運動勵不息足

致升平豈止盪滌妖氛旋復宮闕而已

便橋在咸陽醴泉在咸陽西北又西北則奉天

田悅說王武俊使與馬寔共擊李抱真於臨洛抱真復遣賈林

說武俊曰臨洛兵精而有備未易輕也今戰勝得地則利歸魏

博不勝則恒冀大傷易定滄趙皆大夫之故地也

胡氏曰時張孝忠據易定

滄康日知據趙州

不如先取之武俊乃辭悅與馬寔北歸壬戌悅送武

俊於館陶執手泣別下至將士贈遺甚厚先是武俊召回紇兵

使絕李懷光等糧道懷光等已西去而回紇達干將回紇千人

雜虜二千人適至幽州北境朱滔因說之欲與俱詣河南取東

都應接朱泚許以河南子女賂之滔娶回紇女爲側室回紇謂

之朱耶且利其俘掠許之賈林復說武俊曰自古國家有患未

必不因之更興況主上九葉天子聰明英武天下誰肯捨之共

事朱泚乎滔自爲盟主以來輕蔑同列河朔古無冀國冀乃大

夫之封域也今滔稱冀王又西倚其兄北引回紇其志欲盡吞

河朔而王之大夫雖欲爲之臣不可得矣

胡氏曰田悅之開王武俊朱滔與賈林之

說王武俊者同一利害耳人惟趨利而避害故說行非有他巧也

且大夫雄勇善戰非滔之比

又本以忠義手誅叛臣當時宰相處置失宜爲滔所誑誘故蹉

跌至此不若與昭義併力取滔其勢必獲滔旣亡則泚自破矣

此不世之功轉禍爲福之道也今諸道輻湊攻泚不日當平天

下已定大夫乃悔過而歸國則已晚矣時武俊已與滔有隙因

攘袂作色曰二百年天子吾不能臣豈能臣此田舍兒乎遂與

抱眞及馬燧相結約爲兄弟然猶外事滔禮甚謹與田悅各遣

使見滔於河間賀朱泚稱尊號且請馬寔之兵共攻康日知於

趙州

初朱泚鎮鳳翔遣其將牛雲光將幽州兵五百人戍隴州以隴



右營田判官韋舉領隴右畱後及郝通奔鳳翔牛雲光詐疾欲俟舉至伏兵執之以應此事泄帥其眾奔泚至汧陽遇泚遣中使蘇玉齋詔書加舉中丞玉說雲光曰韋舉書生也君不如與我俱之隴州舉幸而受命乃吾人也不受命君以兵誅之如取孤狔耳雲光從之舉從城上問雲光曰曩者不告而行今而復來何也雲光曰曩者未知公心今公有新命故復來願託腹心舉乃先納蘇玉受其詔書謂雲光曰大使苟無異心請悉納甲兵使城中無疑眾乃可入雲光以舉書生易之乃悉以甲兵輸之而入明日舉宴玉雲光及其卒於郡舍伏甲誅之築壇盟將士曰李楚琳賊虐本使既不事上安能恤下宜相與討之遣兄平奔詣奉天復遣使求援於吐蕃

十一月靈武畱後杜希全鹽州刺史戴休顏夏州刺史時常春

會渭北節度使李建徽合兵萬人入援將至奉天上召將相議道所從出關播暉城曰漠谷道險狹恐爲賊所邀不若自乾陵北過附柏城而行營於城東北錐子堆與城中犄角相應且分賊勢盧杞曰漠谷道近若爲賊所邀則城中出兵應接可也僅出乾陵恐驚陵寢城曰自泚攻城斬乾陵松柏以夜繼晝其驚多矣今城中危急諸道救兵未至惟希全等來所繫非輕若得營據要地則泚可破也杞曰陛下行師豈比逆賊若令希全等過之是自驚陵寢上乃命希全等自漠谷進丙子希全等軍至漠谷果爲賊所邀乘高以大弩巨石擊之死傷甚衆城中出兵應接爲賊所敗是夕四軍潰退保邠州泚聞其輜重於城下從官相視失色

胡氏曰自兩河兵興以至乘輿播遷盧杞之泚攻言無一不設國而德宗信之如故庸昏甚矣

城益急穿塹環之泚移帳於乾陵下視城中動靜皆見之時遣

使環城招誘士民笑其不識天命

靈武治今靈州鹽州在其東南花馬池北夏州治今榆林

府又在其東渭北治鄜州在其南四鎮境相接也漠谷在乾州西北乾陵在谷東按祀既以百口保訛又屢謀皆誤而德宗愈

信之所謂臨亂之君各賢其臣

朱泚攻圍奉天經月城中資糧俱盡上嘗遣健步出城覘賊其人懇以苦寒爲辭跪奏乞一襦袴上爲之尋求不獲竟惘默而遺之時供御纔有糲米二斛每伺賊之休息夜縋人於城外采蕪蔣根而進之上召公卿將吏謂曰朕以不德自陷危亡固其宜也公輩無罪宜早降以救室家羣臣皆頓首流涕期盡死力故將士雖困極而銳氣不衰上之幸奉天也糧料使崔縱勸李懷光令入援懷光從之縱悉斂軍資與懷光皆來懷光晝夜倍道至河中力疲休兵三日河中尹李齊運傾力犒宴軍尙欲遷延崔縱先輦貨財度河謂眾曰至河西悉以分賜眾利之西屯

蒲城有眾五萬李晟行且收兵亦自蒲津濟軍於東渭橋其始有卒四千晟善於撫御與士卒同甘苦人樂從之旬月閒至萬餘人神策兵馬使尙可孤討李希烈將三千人在襄陽自武關入援軍於七盤敗泚將仇敬遂取藍田可孤宇文部之別種也鎮國軍副使駱元光其先安息人駱奉先養以爲子將兵守潼關近十年爲眾所服朱泚遣其將何望之襲華州刺史董晉棄州走行在望之據其城將聚兵以絕東道元光引關下兵襲望之走還長安元光遂軍華州召募士卒數日得萬餘人泚數遣兵攻元光元光皆擊卻之賊由是不能東出上卽以元光爲鎮國軍節度使元光乃將兵二千西屯昭應馬燧遣其行軍司馬王權及其子衆將兵五千人入援屯中渭橋於是泚黨所據惟長安而已援軍遊騎時至望春樓下李忠臣等屢出兵皆敗求

言身具 卷三十三  
救於泚泚恐民閒乘弊鈔之所遣兵皆晝伏夜行泚內以長安  
爲憂乃急攻奉天使僧法堅造雲梯高廣各數丈裹以兕革下  
施巨輪上容壯士五百人城中望之恟懼上以問羣臣渾瑊侯  
仲莊對曰臣觀雲梯勢甚重重則易陷臣請迎其所來鑿地道  
積薪蓄火以待之神武軍使韓澄曰雲梯小伎不足上勞聖慮  
臣請禦之乃度梯之所僚廣城東北隅三十步多儲膏油松脂  
薪葦於其上丁亥泚盛兵鼓譟攻南城韓遊瓌曰此欲分吾力  
也乃引兵嚴備東北戊子北風甚迅泚推雲梯上施溼氈懸水  
囊載壯士攻城翼以輜輶胡氏曰輜輶攻城車也兵法三月而後成置人其  
修輜輶距堙者三月而後成下抱薪負土填堦而前矢石火炬所不能傷賊併兵攻城東北  
隅矢石如雨城中死傷者不可勝數賊已有登城者上與渾瑊  
對泣羣臣惟仰首祝天上以無名告身自御史大夫實食五百

戶以下千餘通授職使募敢死士禦之仍賜御筆使視其功之  
大小書名給之告身不足則書其身且曰今便與卿別城俯伏  
流涕上拊其背歔歔不自勝時士卒凍餒又乏甲冑城撫諭激  
以忠義皆鼓譟力戰城中流矢進戰不輟初不言痛會雲梯輾  
地道一輪偏陷不能前卻火從地中出風勢亦回城上人投葦  
炬散松脂沃以膏油譟呼震地須臾雲梯及梯上人皆爲灰燼  
臭聞數里賊乃引退於是三門皆出兵太子親督戰賊徒大敗  
死者數千人將士傷者太子親爲裹瘡入夜泚復來攻城矢及  
御前三步而墜上大驚李懷光自蒲城引兵趣涇陽傍北山而  
西先遣兵馬使張韶微服閒行詣行在藏表於蠟丸韶至奉天  
值賊方攻城見韶以爲賤人驅之使與民俱填塹韶得閒踰塹  
抵城下呼曰我朔方軍使者也城上人下繩引之比登身中數

十矢得表於衣中而進之上大喜昇韶以徇城四隅歡聲如雷  
癸巳懷光敗泚兵於醴泉泚聞之懼引兵遁歸長安眾以爲懷

光復三日不至則城不守矣

胡氏曰史言李懷光解奉天之圍不爲無功

泚既退從

臣皆賀汴滑行營兵馬使賈隱林進言陛下性太急不能容物  
若此性未改雖朱泚敗亡憂未艾也上不以爲忤甚稱之侍御  
史万俟著開金商運路重圍旣解諸道貢賦繼至用度始振朱  
泚至長安但爲城守之計時遣人自城外來周走呼曰奉天破  
矣欲以惑眾泚旣據府庫之富不愛金帛以悅將士公卿家屬  
在城者皆給月俸神策及六軍從車駕及哥舒曜李晟者泚皆  
給其家糧加以繕完器械日費甚廣及長安平府庫尙有餘蓄  
見者皆追怨有司之暴斂焉或謂泚曰陛下旣受命唐之陵廟  
不宜復存泚曰朕嘗北面事唐豈忍爲此又曰百官多缺請以

兵賜士人補之泚曰強授之則人懼但欲仕者則與之何必叩  
戶拜官耶泚所用者惟范陽神策團練兵涇原卒驕皆不爲用  
但守其所掠資貨不肯出戰又密謀殺泚不果而止李懷光性  
粗疎自山東來赴難敎與人言盧杞趙贊白志貞之姦佞且曰  
天下之亂皆此曹所爲也吾見上當請誅之旣解奉天之圍自  
矜其功謂上必接以殊禮或說王珣趙贊曰懷光緣道憤歎以  
爲宰相謀議乖方度支賦斂煩重京兆犒賜刻薄致乘輿播遷  
者三臣之罪也今懷光新立大功上必披襟布誠詢得失使其  
言入豈不殆哉趙贊以告盧杞杞懼從容言於上曰懷光勳業  
社稷是賴賊徒破膽皆無守心若使之乘勝取長安則一舉可  
以滅賊此破竹之勢也今聽其入朝必當賜宴畱連累日使賊  
入京城得從容成備恐難圖矣上以爲然

胡氏曰懷光矜功厚望其上而求遷其欲



德宗欲速遣使其下而不辭其勞虛杞之心自當免罪詔懷光  
而摺聞於其間是以非急於平賊而不知更生一賊也詔懷光  
直引軍屯便橋與李建徽李晟及神策兵馬使楊惠元刻期共  
取長安懷光自以數千里竭誠赴難破朱泚解重圍而咫尺不  
得見天子意殊怏怏曰吾今已爲姦人所排事可知矣遂引兵  
去至魯店魯店在長安北金今與安府商今商州北昭應即今臨潼縣中二日乃行

渭橋在長安北金今與安府商今商州北昭應即今臨潼縣中

胡氏曰魯店在奉天東南咸陽陳清斜之西北

淮南節度使陳少遊將兵討李希烈屯盱眙聞朱泚作亂歸廣  
陵修塹壘繕甲兵浙江東西節度使韓滉閉關梁禁牛馬出境  
築石頭城穿井近百所繕館第數十修塢壁起建業抵京觀樓  
堞相屬以備車駕度江且自固也少遊發兵三千大閱於江北  
滉亦發舟師三千曜武於京江以應之時南方藩鎮各閉境自  
守惟曹王皋數遣使閉道貢獻李希烈攻逼汴鄭江淮路絕朝

貢皆自宣饒荆襄趣武關舉治郵驛平道路由是往來之使通行無阻時倪治江甯府故修石頭城京峴山在鎮江府東五里江淮運路本自鄱陽今希烈據其中道故自甯國步道至皖州然後舟行自鄱陽出江由荊州襄陽上商州與安復陸運度滑至乾州也此謂江浙往來之使